蝸牛

mc(p) 491-74 31-12-74 35 cts. NO.6

正義何在？

——這個問題與本案無關

關於在美國遊艇廠事件中，陳華彪、方華龍及葉金鳳被控上法庭的案件，有許多人在看了本刊上期的報導后，都紛紛來函詢問事情眞相。可惜本刊並非法庭，不能夠公開談論這件事，否則有可能被控以「藐視法庭」罪。

因此，在這里，我們不打算說什麼，也不想回答上面的問題。

我們謹把這一頁献給一切爲正義而斗爭及犧牲的人。

爭朝夕，迎新年

东山

一九七四年是動盪和激變的年代！

由全世界各地被壓迫者紛紛起來反抗壓迫者的趨勢看來，我們正處在一個大動盪、大分化和大改組的新歷史階段。我們特別注意到新馬兩地人民的普遍覺醒和反壓迫精神的增長。

今年初，馬來西亞國民大學學生率先指責哈侖貪污（萬宜木桐開採權事件）；接着學生抗議邱維連（留紐西蘭學生）的被捕；瑪拉工藝學院學生鬧學潮，及各大專聯合反對七一年大學法令和內部公安法令。在新加坡則有學生搞反巴士增價運動、「反迫害週」、反大學增加學費事件、救濟孟加拉難民運動等。

到了九月，新馬學生參加了新山達茸烏打拉區（Tasek Utara）"非法"居民要求土地的事件。由于學生領袖和居民的被捕，馬大和農大學生發動了抗議遊行，並開會議決成立「臨時執行理事會」接管馬大，迫政府讓步。但是，半路殺出了程咬金，一個自稱「愛國最高理事會」的組織以武力奪取了馬大學生會的權力。接着當局運用大學法令中止馬大學生會的活動。

無獨有偶，十月尾新大學生成立了裁員研究中心（Retrenchment Research Centre RRC），並參加了裕廊美國遊艇廠（American Marine）一批被裁工友向工會提出正當要求的事件，會長陳華彪和兩位工友結果被控涉嫌參加非法集會，意圖暴動。

十一月初，大馬當局又封閉了鬧學潮的五間農學院；月中吉打華玲及附近甘榜的萬名農民舉行了飢餓大示威。這獲得學生熱烈的響應，也在首都展開幾千人的反通貨膨脹、反賤價下跌和反貪污示威。當局立刻進行鎮壓出動軍警大加逮捕，造成了史無前例的「千人大提控」。接着（十二月八日）又展開肅清行動大捕學生領袖和知識份子，並發表白皮書，指控馬大華文學會是親共組織。新加坡則有學生接二連三的以各種罪名——阻碍公務員執行任務、非法集會、暴動和干涉新加坡政治——被控和被驅逐出境。

爲什麼學生、工人和農民等斗爭一波緊接一波、那麼洶湧澎湃呢？爲什麼一連串人民的要求和抗議，不僅没受到當局的据情處理，反而以威脅、逮捕、監禁、罰款和驅逐等高壓手段加以壓制呢？

我們認爲這是大風暴降臨的前奏曲，是國內矛盾尖銳化和國際經濟危機惡化所造成的。

星馬國內矛盾尖銳化的問題是階級的問題，國際經濟危機惡化的問題是帝國主義經濟面臨總衰退的問題。

如果我們溯本求源，就不難明白今日的種種問題，就星馬及東南亞而言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

四百多年前（十六世紀初期），東南亞開始受首批殖民主義者船堅炮利的侵犯，各封建統治階級只好向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等低頭，接受間接的統治。馬六甲王朝即在1511年被葡萄牙侵佔和毀滅的。

到了十九世紀，殖民主義勢力更形擴大和鞏固，英、法、荷及西班牙分別瓜分東南亞，經濟上大量掠奪資源，政治上進行直接統治。英國即在1786年先奪得了檳城，1795佔得馬六甲，1819年取得新加坡，至整個馬來半島淪爲殖民地。

實際上西方殖民的歷史，正是資本主義發祥和興起的過程。資本主義的實質是，在內以剝削的資產私有制和受資產階級控制的「議會民主」進行統治，在外卻以殖民主義掠奪殖民地資源，以砲艦武力進行統治。而帝國主義正是把整個世界納入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政治體制中！這是一種「搶劫」、強權就是「公理」和「人吃人」的剝削體制！

各資本主義國家在極端狹隘國家利益的推動下，進行帝國主義的經濟和政治爭奪，矛盾愈來愈尖銳，最終先後爆發了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另一方面，自廿世紀以來，反侵略和反殖民地的斗爭從來没停息過。在「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大趨勢下，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群衆紛紛起來爭取政治和經濟的獨立自主，而社會主義國家也正式在這個世紀出現了。

東南亞人民眞正醒覺、高舉民族主義的旗幟，爭取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只不過是廿八年前大戰後的事情。

廿世紀四十年代後期和五十年代初期，舊殖民勢力雖然紛紛被民族主義浪潮所擊退，國家一時爭取到表面政治的獨立；新殖民主義者　直接或間接地干涉人民解放斗爭的行爲也從來没有停止過　！

新殖民主義者卑鄙地採取了一貫手法，要出文三招（騙、壓和棒），武三式（收買軍政大員、安插代理人掌權或搞政變戰爭）的技倆，進行經濟和政治的控制和干涉。這在五十年代後期和六十年代初期的東南亞，更層出不窮，比比皆是。

泰國自五七年沙立將軍政變以後，美國軍事基地和人員就開駐在全國各軍事要衝上；同年，英國讓保守官僚階級出身的東姑，「爭取」到獨立；美

國自五四年奠邊府之役和日內瓦國際和會以來，處處阻碍越南人民的反帝民族解放斗爭，六四年更大規模軍事入侵；六五年印尼也發生蘇哈多政變，屠殺共產黨和愛國份子。（最近還有七〇年美國支持下龍諾的政變）。

我們清楚地看到了，許多資產階級政府在領導群衆反對新舊殖民主義者的行動是不負責任和妥協的！換言之，國家雖獨立，經濟卻還未獨立自主，還依舊殖民地的方式發展，只好仰賴外國，被帝國主義國家控制和掠奪。以致國內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政治也不得不以獨裁專制的方式來鎮壓群衆的要求了。

可見東南亞大部份國家第一階級的獨立斗爭不徹底，反殖民斗爭沒有眞正要驅走殖民者，這使到帝國主義者仍然盤踞在東南亞，續繼進行經濟掠奪，政治控制，造成今日國內外矛盾的續繼存在。

可是，局勢發展到七十年代已經完全改觀了！

第三世界中新興國家，半殖民和殖民地的人民已經普遍覺醒，反壓迫的精神普遍增長，對於外國在本地的代理人或當權派十分不滿，所以反剝削和反壓迫的浪潮此起彼伏。它的特徵是對外反對新殖民主義者的帝國主義行徑，在內反對獨裁、專制或反動的政權。

泰國學生十月革命的萌芽和爆發正是由反美運動發展到反他儂獨裁三親家政權的；越南二十多年來的反帝民族解放斗爭還未完成，南越卻有反阮文紹運動的發生；印尼學生也搞反對日本在國內的經濟侵略（反田中訪問），結果學生領袖以企圖推翻政府的罪名，被判監禁六年；緬甸最近也發生學生暴動的事件，這種種在東南亞醞釀着的社會運動決不是偶然的現象。星馬最近的社會運動也決不是孤立和單獨的，而是與整個世界的大趨勢：「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息息相關的。

大勢所趨，全世界的帝國主義的經濟和政治體制面臨了最嚴重的危機！

由于資本主義國家本身內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加以帝國主義第一號元兇美國，爲了越南戰爭，耗費過什，加速了通貨膨脹，加深了國際貨幣危機，加重了帝國主義相互的矛盾，再次引起週期性經濟危機。在這裏，我們也看見了許多工農學的造反運動，反對財富高度集中在寥寥幾個人的社會。

經濟出毛病，政治就不穩。

今年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官僚資產階級雖然紛紛辭職和換人，基本上政治和經濟還是換湯不換藥，沒有什麼重大的變革。因此，就算美日兩大資本主義巨頭的領袖——尼克遜和田中——一前一後的狼狽辭職，可以預見的還是政治不穩。

國際局勢看來已經由戰後五十年代的美蘇冷戰，六十年代蘇聯復辟爲社會帝國主義者，中蘇大論戰和兩大超級強國的稱霸，發展到七十年代的三種世界：1.第一世界的美蘇超級強國合作分霸世界；2.第二世界的西歐、日、澳和加等中級強國左右不定，立場動搖的雙重性格者，及3.亞非拉第三世界等弱小民族國家的覺醒和反抗，加上新中國在此所扮演的積極角色。

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面對了第三世界「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時代號角，是否會倒行逆施，重施舊計，採取文三招武三式的技倆，來解決自己經濟和政治的危機呢？

第三世界面對了新舊殖民主義者的威脅和干涉，是否也倒行逆施，甘做別人的奴才？只爲了私利或政權，甘爲民族的罪人呢？

我們認爲違背時代猛流的人，始終會被歷史和人民唾棄的！

讓我們認清大勢，堅守立場，毫不猶疑地，爭朝夕，迎七五吧！

我们都是亲兄弟

伦欣

在那群住在木屋里的人們當中
哪一個是你的親人
——我底親愛的兄弟
你爲什麼要跑到那里去
去跟那群苦難的人結伴
去爲他們的房屋日夜操心不安
你這樣對我說：
他們是我們的兄弟呀

裕廊那間製造豪華遊艇的船廠
也許會把工人交給你看管
——我底親愛的兄弟
你却爲什麼要跑到那里去
去問他們多少人失去活兒幹
去帮他們向老板討取賠償
你這樣對我說：
他們是我們的兄弟呀

我底親愛的兄弟
在我們底祖國的土地上
要是你爲太多人着想
你將會時常失眠
你將會時常遭殃
你這樣對我說：
只要我們所有的窮蛋都成了親兄弟
我們的國家一定不是這樣

韓致

月蝕之夜

小時候，每當月蝕之夜，我必和哥哥姐姐敲面盆，打火水珍，趕走天狗。天狗在我的心中是欺壓善良人們的不義的象徵，牠膽敢想吞掉月亮——普照大地，予人光明的月亮。牠該被唾棄，但我們採取了消極的方法對付牠。我們只知道用自己的雙手，敲鑼打鼓。今年十一月廿九日（農曆十月十六），又逢月蝕，聽說在新加坡還有許多人用敲鑼打鼓的方式來對抗天狗；但在數百里外的曼谷，我却看到了人們用積極的方式來對抗壓迫：成千上萬的農民、学生、工人以及市民由法政大学前草場（皇家田）手牽手，心連心，遊行經過民主紀念碑，皇家廣場而到政府大厦，以團結、以正義迫使桑雅答應農民的要求。

泰國以農立國，農民佔了總人口的 88 %，大部份的農民的生活並不好過，他們受到地主、高利貸者以及貪官污吏的層層剥削，朝不保夕。在過去人們靠自己的勞力，開墾荒地，只要向政府繳納一些租税便能安居下來，但他們的耕地不能超過 25 rai（約十英畝）而且他們沒有永久的地契，國王有權力隨時沒收這些土地。大片土地屬貴族所有，國王以土地當薪俸封贈給他們。一個朝廷命官，可擁有 1000 到 4000 畝的土地，而芝蔴小官也可擁有 160 畝或更多的土地。這些人再把土地分租給佃農，實行攫奪佃農的勞動成果。直到 1900 年，分封土地的制度才取消，1901 年起農民才有權力擁有定期的地契。而且政府長久以來，没有努力嘗試管制租税。1950 年在湄南河平原十八府實行的管制稻田租金的法令，却顯無效果：因爲地主將土地通過中間人租給農民，而中間人便從中牟利，以高價租給農民，這種分租方法，法令是禁不勝禁的；至於負債與土地也有直接的關係，雖然一般西方学者調查結果，認爲泰國農民負債情況不比其他東南亞國家嚴重，但他們也不得不承認，高利貸者常以 4 － 5 分的利息貸款給農民，而且一定要以土地作抵押。據一位学生説：當農民無法依期還債時（這是常有的事，一旦天氣不好，收成欠佳，農民便一籌莫展），就要没收土地；地主和高利貸者爲了兼併土地，還欺騙目不識丁的農民，在借據上做手脚，農民不知就里，簽名具押，結果糊里糊塗的便失去土地，當然不肯罷休，而地主和高利貸者更「惡人先告狀」，招來警察，説農民侵佔私人土地，於是發生武裝衝突，聽説地主還向農民開槍；最大的剥削是喪失土地；其次便是勞動成果完全被土豪劣紳攫奪：由於青黃不接，農民以青苗作抵押，借入高利貸，經過幾個月的辛勤工作，秧苗已長成飽實的穀子，但無錢還債，穀子收割下來，全數送入高利貸者的倉庫！這和中國舊社會的賣青苗法同出一轍；地主爲了想得到土地，還利用酒、鴉片等引誘農民上癮，没有錢的時候，就只好向地主借貸……。

在這種情況下，農民生活於水深火熱中，自己種稻，却吃不飽，吃木瓜根和木薯，正如一位学生領袖所説的：「城市里的狗所吃到的飯比農村里的農民的還要多。」於是一些醒覺較高的農民便組織起來，要求政府協助歸還土地，並協助改善農村的貧窮現象；據説他們已是四次組織請願團到曼谷請願，前三次都没有成功。

這次規模最大，他們來自 25 府，共有 500 人，他們放下妻兒；有的却攜老帶幼，經過長途跋涉，於十一月十八日到達曼谷。一到曼谷，他們便去找学生。後者便把他們安頓在法政大学前的皇家田，爲他們搭起三個臨時但堅固的營帳，送來糧食，接着又到處奔走，聯絡宣傳，要求政府接受農民的八點要求。這項行動得到其他学生組織響應，共有十個学生聯合陣綫支持，其中包括全國学生中心，泰國獨立学生同盟（The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Students of Thailand ），以及由30個職業学校学生組成的職校聯合陣綫，於是每天支持的款項和信件紛至沓來，尤其令人欣慰的是，大批的工人群衆前來支持農民。原來這些工人都是農民子弟，由於土地被兼併，無以爲生，才到城市來出賣廉價勞力，因此他們最了解農民的痛苦。皇家田每天都擠滿了人，農民、学生紛紛上台（所謂台是用幾個大油桶搭成的），揭露土豪劣紳霸佔民田的真相，到了晚上更加熱鬧，下班後的工友，市民，公務員，下課後的学生，都集中在那里，支持者和農民坐在草地上，親切的交談，聽農民訴說他們的苦況，一位農民說：「我們什麽都不怕，我們已經没有什麽可以失掉了。」（這句話使人想起新山「非法」居民的話：「坐牢就坐牢，即使是死我們也不怕！」——因爲他們也和這些農民一樣，没有什麽可以失掉的了！）

十一月廿六日，農民代表曾謁見國務院副院長巴谷博士，政府拒絶八點要求，引起農民的憤怒。在此同時（十一月廿六日），政府決定讓前政府首長他儂元帥返國探望病危的父親，消息傳出，全國嘩然，於是十一月廿八日，農民、学生、工人在皇家田焚燒巴谷的芻像，迫使桑雅改變主意，不准他儂回國。而整個農民示威運動的高潮，是十一月廿九日的徹夜遊行示威：

當天下午三點，学生得到通知，五點有大遊行示威，並開會分配工作。五點三十分，當我來到皇家田的時候，遊行隊伍已整裝待發了。手持標語和布條的隊伍，粗分之下，有下列幾個部份：

(1)僧侶：

一共有20－30個僧侶參加，他們身披袈裟，手牽着手，站在隊伍的最前面，這是罕見的，因爲泰國僧侶從來不參與政治。

(2)学生：

大、中学生，許多還穿着藍、白校服（泰國大学生也穿制服），他們的隊伍分散，穿插在農民和工人之間，前面的一排，高舉着紅、藍、白三色的泰國國旗。

(3)農民：

他們在隊伍的中央，多是中年和老年人，但也有幾歲的小孩。他們衣衫襤褸，滿面風霜，神情嚴肅。前排是六、七十歲的農婦，手捧泰王泰后的相片，由於老弱，由手纏紅十字布條的学生救護隊參扶着。

(4)工人：

來自曼谷不同工廠的工友，他們高喊口號，情緒激動。

(5)市民：

他們數目很大，但没有組織，很多没有走在路中央，只是隨着隊伍前進，我看到許多夫婦，手拖着剛放学的兒女，還有穿着制服的公務員。

五點四十五分，早黑的曼谷，夜幕已垂，月亮圓圓的掛着，黃得像熟透了的南瓜。人潮開始蠕動，向民主紀念碑進發。站在囉嘩車上的農民和学生高喊口號，並作演講。而学生糾察隊出動維持秩序，示威群衆都是手拉手，齊步向前，在隊伍的外圍，又有学生糾察隊圍着，秩序非常好，如果前面走得太快，後面跟不上，学生領袖便會通過擴音器請前面停步稍等；而手持小型擴音器的学生宣傳隊，向在兩旁看熱鬧的群衆進行遊說，請他們加入遊行隊伍；工人們也喊道：「你們吃飯嗎？你們吃粿條嗎？如果你們吃，就跟我們來吧！我們正在支持這些爲我們提供白米飯，粿條的同胞作正義的斗争！來吧！跟我們一起走吧！」

我跟着人潮走動，很想數一數到底有多少人，但很快就被更多的湧來的人潮打斷我的計算……（據曼谷郵報報導有10，000－20，000參加這次遊行）。

每到一處，每跨一步，你都可以看到荷槍實彈的鎮暴隊和第一軍團（First Army Region）。（據說学生估計當晚會發生流血事件，並作了一些準備）。還有那不斷閃着的鎂光燈。

示威隊伍走了兩個多小時，到達皇家廣場。在這里，所有示威群衆都坐在地上，聽囉嘩車上的農民和学生領袖演說，指責政府没有照顧佔人口大部份的農民的福利，包庇少數地主、資本家，学生領袖也譴責說去年十月革命犧牲了那麽多的学生和人民，却没法促使桑雅政府做出好事來。九點三十分左右，示威隊伍轉到政府大厦找桑雅。此時我偶然抬頭，黑漆的天幕上，那個黃橙橙的月亮，不見了一半，我這才猛然想起，這晚月蝕。但我發覺周圍的群衆並没有注意到月亮被蝕，他們更關心的是他們在人間現實生活中活生生的斗争！

十點，隊伍來到政府大厦門前，学生和農民代表要求會見桑雅總理。桑雅和巴谷便和七名農民代表以及兩名学生領袖舉行會談，示威群衆則在外等候。

夜漸深，十一月是曼谷的寒季，晚上很冷，示威隊伍漸縮小，據報載，約剩下二千多人，他們縮作一團，餐風飲露。有的学生和工友下課和下班後便趕來，連晚餐也來不及吃，此刻又飢又寒，却没有因此受挫，還是堅持不解散，等候消息。

月亮整個不見了，但急什麽呢，它總要再出來的，不是嗎？

凌晨兩點三十五分，談判結束，農民和学生代表向群衆宣佈達致的協議：

(1)政府將訓令各府爲無地農民提供土地，這些土地可能是農民原有的或新的。

(2)有關農民協助委員會所推行的土地改革的調查報告，將於本年內公佈，若農民不滿調查結果，可由一個由農民、学生、政府官員組成的委員會重新調查。

(3)如果農民因侵佔地主土地而被補，政府將給予保釋並派律師爲他辯護。

(4)如果國民議會 (National Assembly)在下月不能通過租稅管制法案，政府將在十二月以前在 Lamphun 和清邁實行 1950 年的農田租稅管制法令。

(5)如果地主同意讓農民贖回押出的田地，而數目在 40,000 銖 (約 5000 叻幣) 以下，政府將通過農業銀行和農業合作社將它們贖回。若贖款多過 40,000 銖，就給農民長期借款。

(6)政府也答應詳細調查有關農民申訴，他們被騙失去土地的事件。

示威於四點左右結束，歷時共十小時。

我對政府輕易答應農民要求，感到驚奇，經驗告訴我們，反動政府是不會這麼容易就體恤民情而改變政策的。原來，最近泰國政局不穩，加以大選將屆，而桑雅政府又是「空心樹」，沒有實權，經不起任何打擊，爲了保持現狀，政府對於民衆一切要求，幾乎是「有求必應」，但都是空頭支票，答應得爽快，也忘得爽快。因此，這次雖答應農民要求，人們根本不相信政府有誠意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一位学生說，他們這次支持農民的示威主要的目的在：(1)使農民知道這些所謂人民政府的嘴臉，並不是真正爲人民服務的政府；(2)使農民知道自己的權力，如果政府不是爲大部份人民服務，可以團結起來推翻之；(3)通過這次的示威，以及與農民的直接接觸，教育城市学生和民衆，知道農民的疾苦，而且通過各種的抗議形式，加强民衆的行動能力。

目擊此次示威，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下列幾點：

(1)学生的行動能力：

学生的組織非常嚴密，学生分配到不同的工作：有救護隊，糾察隊，親善隊以及食物隊，據說各隊都有自己暗號，他們的行動完全受高站在隊伍的前後的兩輛囉嘍車上的学生領袖的指揮，有條不紊，非常有秩序。

(2)学生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當然還有許多紙醉金迷的学生躲在象牙塔里不肯出來，但參加這次示威的学生都很清楚自己的處境。他們可以徹夜和你談論國家的局勢，農民的問題，曼谷貧民窟的情況，紡織工友的疾苦，他們都知道，因爲他們親身去看，去參與，他們組織反巴士加價的示威，他們到偏僻的農村去教学，到貧民窟去爲人治病，他們設工友文化班，向工友講解勞工法……很轟轟烈烈是不是？但你知道從事這些活動的代價是什麼嗎？可能是死亡。據說十月就有一個学生領袖被殺害，而他已經是第四個被殺害的学生領袖了，還有那些被關在牢里的人呢？但他們還是這樣去幹，而且言行一致，平時的生活樸素節儉，和下層人民打成一片！本身的安危、前途完全置諸道外。

(3)農民，工人和学生的團結：

經過了去年十月的血的洗禮，学生的社會意識大大提高，他們知道要改革社會，絶不是学生本身所能做到的，必須聯合其他階級的廣大群衆，掀起巨浪。因此他們主動的和工、農群衆接觸，這次遊行正是工、農、学團結合作的最好例子！

自去年十月革命以來，学生、人民以鮮血推翻軍人政權，但却沒有任何改善，另一批軍人掌權，有錢有權的人照舊有錢有權，正如泰國人自己說的：翻來翻去，還是那批人；還有自去年十月以來，学生分裂成幾派，較温和的全國学生中心，激進的獨立学生同盟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Students of Thailand) 以及促成十月革命的十三個被捕的学生領袖組成的 People Democratic Group 和全國職業学校学生中心 (National Vocational Students Centre)。還有這次的農民示威，就有人在皇家田擲炸彈 (十一月廿八日晚)，據說是一些極端的学生所做的。

至於即將來臨的大選 (明年一月廿六日)，更沒有人敢抱太大的希望——只要看看政黨之雜 (共有 39 個政黨參加競選) 以及參加競選的人選 (都是大財團的頭子，或報業巨子精英集團之流)，就知道不是「好東西」。我前面已說過，政府爲了維持現狀，盡量討好群衆，而競選者，爲了當選，也拼命作無法實現的諾言，人民一時被蒙騙安撫，並不等於說問題解決，以紙包火，總有一天野火燎原！加上学生的分裂，東北部共產黨活動之加劇，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影響，以及貪官污吏的貪得無厭，泰國使人感覺到處在一種大風暴即將來到的沉悶空氣中。很可能在明年大選過後，大風暴將排山倒海而來，不可收拾。如果不幸言中，這場風暴將會比去年十月的更加劇烈！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廿九日，泰國前總理他儂——獨裁軍人；他的政府提供基地讓美國侵略東南亞，並於七三年十月下令射殺示威人民——在被人民再次驅赶之后，來到了新加坡。

整個亞洲，包括最反動的蔣介石政權及朴正熙政權，都拒絶收容他，但我們却收容了他。

我們不明白這種爲了珍惜與一個暴君之間的私人友誼，而寧願喪失千千萬萬泰國人民的友誼的行動。

工友習作

木箱厂这行业

幼稚

震耳欲聾的摩哆聲，不停的吼叫，鋒利的鋸餅(1)飛快的旋轉，毫不留情的把木塊鋸斷，那被鋸斷發出的聲響，像在咆哮，像在呼叫，四周木灰瀰漫，從鋅板破口射進來的陽光，把飛揚的木灰暴露無遺。不然，在陰暗的廠里，你是不容易發覺散佈在周圍的它——木灰（鋸木掉落的粉末）。

我們是和老板包來做的，論箱的大小講價錢，做寸板(2)的木箱工錢較高，付出的勞動力却更高，做分板(3)木箱時我們的平均收入便少了，拼命的揮動鐵錐使勁地釘，一天扣吃才有六、七塊錢，我們的勞動只換取箱子的工錢，老板呢？則坐着享其成吸吮產品的「剩餘價值」，在生意旺盛的時候，一個月的收入往往令他笑哈哈。

隨着木箱廠的日益增多，競争性很大，在世界不景氣凄風的肆虐下，我們做的木箱廠的生意也跟着一落千丈，一個星期才工作三四天，同閘經濟危機的英國工人可以媲美，然而，我們不能一個星期只吃三天飯呀！工友們都大吐苦水，紛紛要轉行。

木箱廠里童工的價錢是最廉宜的，一天才塊多兩塊錢，女工（馬來女工）最多三塊錢左右，每天八小時敲鐵釘、撬鐵釘、囉嘍車載木料來了，還要幫着下板(4)，沉甸甸的木板壓在身上，他也頂住，生活無情的重擔，壓在幼小的肩膀上（他們勇敢的擔負），多堅强的人們啊！

灰黃思想、新潮邪風的泛濫下，工友廣泛的身受其害，他們强烈地追求物質生活，玩女人，充當私會黨徒過着空虛無聊的生活，即使是幹了幾年的警察後備隊——警衛隊，還是生活放蕩，他們是被毒害的一群，也是我們如今部份青少年的縮影。善良的青年被毒害，多殘忍，多罪過，多惡毒……。

註解：

(1)鋸餅：鋸木塊用的圓鐵片。邊緣呈鋸狀。

(2)寸板：厚的木板約一寸厚。

(3)分板：薄的木板。

(4)下板：把囉嘍上的木板，扛下來放在廠內。

鎮壓如造愛

本刊节譯自「李光耀的新加坡」第七章

「鎮壓是一種可以養成的習慣。有人告訴我說它就有如造愛一樣——第二次總是比第一次容易！第一次也許還有一種良心上的譴責，罪惡的感覺。但只要你有了一個開始，並時時地重覆着，你在進攻的時候，以及在進攻的範圍上，就會越來越放肆了。」

—李光耀 1956

李光耀在成爲總理之前一直是人民心中的英雄，是爲受壓迫者出頭的戰士；他爲工人和學生辯護以和殖民主義對抗，那時候的李光耀是一個進步份子。在他在野的四年中，他一方面要面對馬紹爾以及后來的林有福，另一方面又强烈的抨擊英國殖民當局。這幾年的李光耀是一個議會鬥爭者，一個開明人士，對任何稍微不合理的事情都有着敏銳的感

受。

李光耀在這個時期所發表的言論幾乎都可以成爲自由民主戰士的座右銘；其中最有名的〔或者是因爲它對后期的李氏來說成了一個大諷刺的緣故〕是『鎮壓如造愛』一篇。他指責殖民政府鎮壓個人的自由時說：

『開始時，你的良心還會受到譴責。你只對付那些政治部認定是共產黨員的人，其實他們也根本沒有證據，只是甲告訴乙，乙告訴丙，丙告訴丁而丁又告訴政治部而已。接下來，你也對付那些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却是積極地同情和協助共產黨員者。再下來，你便對付那些既不是共產黨員也不是他們的跟隨者的人，因爲他們不肯和殖民政府合作，無形中鼓勵了革命的情緒並削弱了當權派的權威；據你的政治部說，這也是幫忙了共產黨員。最后，你乾脆對付所有反對你的人了。

你只需把團體或會社解散，驅逐或逮捕里面重要的政治領袖，於是奇跡似的，一切都在表面上平靜下來。然后那些向壓力低了頭的報紙——當然有一些報紙本來就是自己人搞的，根本不需要施壓力——加上政府控制着的電台便會出來粉飾太平。漸漸地，人們便會把你所幹的醜事淡忘了。如果有人要重提舊事，你可以輕易的，毫無顧忌的加以歪曲，反正沒有人會來否定它的。

可是，如果我們說我們還相信民主這回事，說民主的社會是允許思想的自由交流，以和平的說理方式而不是暴力的革命來達到改革目標的話，那麼看在上帝份上，給這種自由的交流在這個憲法的範圍內一個嘗試的機會罷。』

李氏论议会民主

1959年以后，李氏只有當自己身爲聯邦國會的反對黨時才重新提出民主權利這件事。他第一次在馬來西亞國會中發表演說時，對聯盟的蟬聯政權諸多非難，當然他閉口不提他在這里對反對黨所作的事。他說：『西方的議會民主之所以不能在亞洲和非洲生根的原因之一就是掌權的政府沒有平心靜氣的考慮有關把政權移交給反對黨的問題。』

另一個具有諷刺性的事件是於1965年7月，當聯邦政府驅逐行動黨一名在馬的黨員時，行動黨主席杜進才博士曾抗議道：『那些參與馬來西亞國防的國家必定會問：我們在馬來西亞究竟是在維護什麼？——民主自由抑或是鎮壓性的統治集團。』但在同一個時候，不少記者正被新加坡驅逐出來。

1962年李氏在倫敦發表演說時曾力證民主制度在亞洲是不實際的。他說：『在你要更努力工作，但不望更多的報酬而是希望有更多的資金前來投資時，一人一票會帶來相反的效果。』有趣的是，李氏是在掌權后才『明白』這一點。他還指出一人一票的制度是『不如一個把政權永遠的交給一個人或一群人來治理國事的制度。並且，如果政府一直受到選票箱的變幻所影響，更糟糕的是如果選民不是文盲而是半文盲的話，那麼，這個政府一上台時便已失敗了一半。——如果我能永遠的在新加坡掌權，而又不必去問那些被統治者，看他們是否喜歡替他們做了的事，那麼我堅信我必能更有效的管理這國家同時照顧到他們的利益。這是舉凡知識份子都能接受的事實，只是我們現在正陷入那英國輸出到各地並希望它能生根的制度。』

司法——陪审团——内部治安法令

在李氏掌權后，除了把議會民主的概念做了上述的修正就連司法也必須加以校訂以符合李氏的學說。1962年1月他向星大法律學會做了一次演說；他認爲新加坡需要把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鴻溝接起來，因爲新加坡和西方在社會和經濟背景方面非常不同。於是他可以順理成章的認爲英國的人身保護狀（*HABEAS CORPUS*）是不適合新加坡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並且只有『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和『共產主義革命份子』才會追求這種『個人的自由』。

幾年后，李氏更得寸進尺的質問司法本身的不合乎實際。他指出有一些自認犯了謀殺或勒索的犯人在審判后却被判無罪釋放。但精明的行政當局基於『讓這些人出來會冒了破壞整個社會結構的危險』而繼續把他們監禁起來。李氏提出了這個司法上的危險，顯然是爲了方便他對付那些不經審訊就加以扣留的政治犯。他說：『我們有超過一百名政治拘留犯，這些人我們是無法提出絲毫證據的，可是，他們的監禁對於維持一個正常的社會是必要。』接着下來，他便理所當然似的廢除了陪審團制度。

在新加坡如果也出現一個甘地式的群衆不合作運動以反抗李氏的政府，他就會了解到這個亞洲人比西敏寺（*Westminster*）那位更嚴酷。這個甘地將消失在樟宜監獄的高牆后面去。

很多時候，政府也懶得公佈所作的逮捕，曾有過一些作爲家庭主要覓食的人早上去做工之后就不再回來了。警察只這麼一逮捕，但却讓他的家人猜測所有可能發生的意外。

基於同樣的出發點，李氏不曾想要改動一除了把它改得更具鎮壓性外——那個他所反抗的殖民政府遺留給他的內部安全法令。在當時它是稱爲維護公共治安法令(*PPSO*)，拘留者經過一段時間後會被釋放。而且時常按照法律 程序來加以審訊。但李氏把它弄得更嚴厲，使它成 爲新加坡政治生活一個永久的基礎。

內部安全法令給政府無限的權力。任何公民可以在一些含糊的控狀下任意地被逮捕，並不經審訊的先關上兩年，然后才由政府委任三個人組成一個諮詢委員會來覆驗（*review*）他的案件。他們也只不過是提供諮詢罷了，覆驗過后，就可能無限期的被監禁，內政部長的決定將是最后的，而且任何法庭都不可以加以質問。部長訂下作各種陳述的方式，諮詢委員會應採取的程序等。部長認爲會危害到國家利益時，他可不把事實公佈，其實政府根本不需要說諮詢委員會議決繼續將某人監禁。通過句子排列的技巧，他只需要說：『×先生的案件，昨天已由諮詢委員會覆驗完畢，政府決定繼續將他監禁。』

监狱里的生活

據一位前拘留人士說：『政治拘留犯一旦被拘留便過着比罪犯嫌疑者還不如的生活。他沒有任何法律的保障，沒有在法庭被提控和審訊。比罪犯更糟的是政治拘留犯不知道幾時才得自由身。』

在被監禁時，犯人要受到周期性的審問。同時被獨自關在牢里；不准親人，或朋友來探訪；不准有讀物或紙筆。幾個惡名昭彰的拘留所是中央警署，罪犯調查局總部，和在女皇鎮新建的監獄。女皇鎮的監獄除了有審問的地方外，還有閉路電視系統以觀察牢里犯人的所作所爲。

另一位拘留犯對監獄生活給了下列的描述，那個新的監獄叫做明月灣(*Moon Cresent* Prison)。它是專爲政治犯而設的，其中一切都電子化，並且廿四小時的監視着犯人們，它有一個經過特別訓練的職員，他的工作是令到犯人們精神崩潰。一直

从经济不景谈起

旭初

自今年二月以來，估計有一萬多名工友被廠方裁掉及工廠關閉，以致使我們的兄弟姐妹，朋友流落在失業的行列里。據一些大人物先生們的話語及一些宣傳媒介，都大肆强調那是世界經濟不景氣所造成的，尤其是主要工業超級大國也出現不景氣的局面。更何況此連世界地圖也見不到痕跡的小國呢！這種似是而非的論調，確實有導致部份人誤以爲眞。

事實是否如此呢？根據從多方面間接的了解（主要是工友們的控訴及某大專學府所調查出來的情況。）主要的原因，不似是大人物們所講的不景氣造成。

先談談工廠爲什麼會被關閉？在本地，政府對一切外來的投資者，五年之內是免稅優待，現在部份工廠期滿五年了，爲了逃避稅項，便說一聲經濟「不景氣」大大方方的把門關上，挾着肥厚利潤，坐上飛機一的一聲飛回老家去了。第二天，這些資本家們又以改頭換面的姿態，重新回來本島投資，又是免稅優待五年大刮一筆，何其易而不爲呢！

另外一個原因，即本島工友的工資比起鄰國，如馬來西亞、印尼和菲律賓的工資，會稍微高一些，資本家爲了得到更多的利潤，便不顧一切的易地而設了。君不見，同樣是處在不景氣的世界中，又是同樣的報章，却登載本島電子廠關閉，而鄰國（同一間廠）却要興建電子廠，且有一電子廠要急欲聘請女工，從這種奇怪的現象，一定會令你痛恨吧！

接下來是談廠方裁員的眞正原因。

廠方首先是裁掉非新加坡公民的工友（主要是來自馬來西亞的工友），以便這些工友們好好的回到自己的家鄉，去等待資本家以比此地更低賤的工資來剝削他們。

裁掉非工會的會員也是有他們的作用，因爲由職總所控制的工會，雖然名義上是爲工友們向資方爭取合理的待遇，但名存實亡，眞正的身份莫名其妙，往往站在工友的對立面，盡力維護資本家的利益，以致使本地工人對它完全失去信心。爲了重振聲望，不讓工友認爲那是一可有可無的團體，所以便產生了只裁非會員的現象。

各工廠老板爲了搾取更豐厚的利潤，便互達協議，裁去熟練工人以及在此廠工齡較久工友，則別廠便能聘請這些熟練工人，而工友便只能接受初入廠時微薄的工資（工齡較久的工友所得的工資當然會比初入廠時工友的工資來得高。）而產品的生產速度和效率則一樣。老板又這樣名正言順的撈了一大筆。

談到這里，當然我們並不否認世界有經濟不景氣的存在（那主要是資本主義的發展走向沒落階段中必然產生的現象。）會使我們的國家，人民的生活起着衝擊。但依照本地的具體情況，工廠的關閉，工廠的裁員，那主要是民選政府原則上有毛病，做法上有問題。因此不景氣是被政客、資本家及別有居心的人們或宣傳機構作爲遁辭吧了。

到1971年1月爲止，從來沒有律師的訪問被批准。他們告訴林福壽醫生〔社陣的秘書長，1963年被捕，現拘明月灣〕說他四個月前所申請的有關會見律師一事將不會批准除非他能保證不談及他現在在這里所受到的待遇。於1971年1月他和他太太之間的一段談話突被中斷，因爲他談到下列的情況。

「在明月灣，外面送來的食物除了餅乾外都受到嚴格的管制，而餅乾都被拿出來，以致於都變軟並發霉。紙、筆、衣服甚至連日曆現在都不允許了；不用說書籍的管制是最嚴格的了。

醫生是不准和政治犯見面的。

鎮压工运

對工運的鎮壓是與消滅政治反對勢力同時進行的。工會曾經是人民行動黨中有實權的左翼領袖的基地。假如沒有摧毀這些基地，李氏是不可能消滅他們的。此外，他要造成一種形勢，使到除了政府以外的一切影響力都不存在，工會曾經在新加坡擁有很大的勢力，但現在却被壓制了下來。李氏要發展一個自由企業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第一個步驟當然就是維持「工人紀律」了。從他掌權的那一天開始，他就致力於打擊工會了。

許多左翼的工會領袖不斷被控以各種罪名。有一位現居於馬來西亞的工會領袖，告訴作者他如何在一次罷工事件中被捕，並控以恫嚇工人的罪名的經過。此位領袖曾被李氏看中，要他做「政府人」，去影響工人支持政府、他却具有眞正的進步思想，並且喜歡獨立行動。他被捕后，政府傳召了三位證人，他們之中沒有一個曾經在罷工場合出現過，這位工會領袖忽然心血來潮，傳召了逮捕他的那位警官到法庭作證。出乎意料之外，那位警官的供詞竟對他有利。但儘管如此，他還是被判罪名成立。

李氏的同僚，當時的財政部長吳慶瑞，在1960年發出一份備忘錄予各工會，公佈政府的工運思想。它强調了政府要「工業化」的決心。政府要通過標準薪金制的建立來抑制工會，從而吸引外國資本。它提醒工人說，外資之所以流入香港及馬來亞，是因爲新加坡缺乏標準薪金制及存在着勞工糾紛。

這種一清二楚的表白——來自一個開口閉口社會主義的政府——讓工人對於他們所將獲得的待遇有了一個明確的概念。開始時，李氏集團在一些行業中設立了自己的工會，但它們與林清祥，方水雙及尤哈爾等左翼領袖所領導的强大工會相形之下，却黯然無光。接着，它企圖奪取「新加坡職工總會」（*STUC*)的領袖導權（這是一個各行業工會所組成的聯合會），但又失敗了，左翼人士控制了領導權。

傳統的方法失敗后，李氏便採取了一些不尋常的方法。政府開始應用它的行政權，決定那一些人應該參加工會與政府之間的會議，以及誰擁有那一些諮詢權力。這樣一來，就使到*STUC*在實際上已不再爲政府所承認了，過了一陣子，也許李氏本身對這種對壘已感到不耐煩，於是干脆吊消了*STUC*的註册。

同時，他也設立了一個敵對的組織，稱爲「全國職工總會」（*NTUC*），把自己的人委任爲領袖。開始時，它並沒有什麽作用，因爲工人並不支持它，雖然*STUC*被扼殺了，許多左翼工運英雄又成立了「新加坡各行業工會聯合會」（SATU）。結果李氏把*SATU*封掉了，又大肆逮捕左翼工會領袖，從而把獨立工運的途徑全給堵塞了，這是在1963年的「冷藏行動」中完成的，這種行動使政府得以眞正消滅獨立的工會。從那個時候起，工人成了綿羊，而*NTUC*就成了趕羊人。

接下來的掃蕩工作就輕而易舉了。1968年開始生效的「工業關係法令」及「僱傭法令」，規定仲裁是强制性的。李氏的新（掌權之後）論點是，以法律途徑解決糾紛，將可以消除工人斗爭的機會；工人團結已不再是一個準則，集體議價也不再是一種規範。左翼領袖指出，在法庭應用的語言是英語，這便使到受華文教育的大部分工會領袖吃了很大的虧。

這些由*NTUC*在「負責任的工運」名堂下所大力支持的法律，也禁止工會罷工，賦予資方單獨決定聘請及辭退的權力，增加工作時間，減少超時工作，退休金，「產婦假期」及病假等。

顯然受到了這些措施的鼓勵，僱主們便毫不猶豫地對工人訂下了許多苛例。工業仲裁庭得到了政府的指示，當然也就採取了親資方的立場，它辯說若要僱主承担工人的額外利益，將等於是將一部分人的利益置於國家經濟利益之上。就這樣，新加坡政府達到了它的基本目標，使外國資本家獲得了在其他國家所得不到的最高利潤。

小结

在短期中，消滅反對黨及獨立的工會看來是可以穩固李光耀及其政府的地位。它看樣子也使新加坡的統治方式符合了一些亞洲國家的類型。雖然，在這一過程中，李氏曾經應用了他自己的獨到手法，但對批評者的壓制却並不是新加坡所發明的，在許多亞洲國家，隨着白人殖民地主義者的消失，當地的新殖民地主義代理人便粉墨登場了，他們繼承了其歐洲主子的政治官僚機器。大多數亞洲國家的第一代領袖都是民族主義者，他們趕走了帝國主義者，私底下却採用了他們慣用的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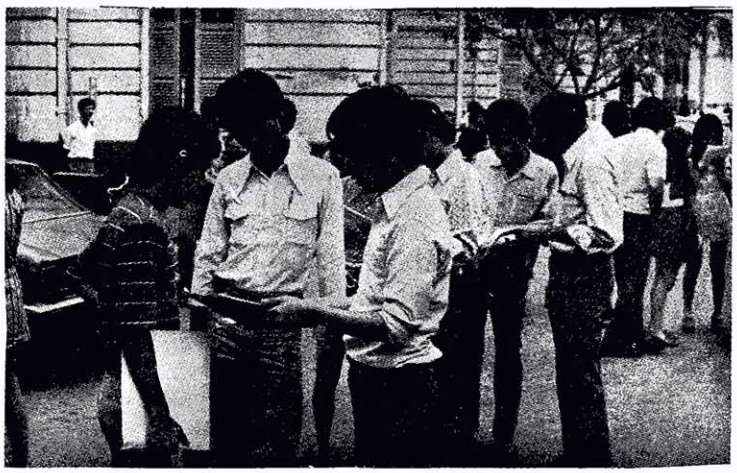
他們之中最感到不安全的就加緊頒佈安全法律，應用警察權力——這些都是生存的捷徑。新加坡就是屬於這一類。

學生在搞什麼？

十二月廿四日，內政部長蔡善進先生在答覆新大學生代表所呈的一封信時指出：新大學生會近年來的發展與活動，顯示它已成爲一個進行政治權力斗爭的組織與工具。蔡先生的文告也指出，目前學生會領導層所作所爲是「干預政治」的。另一方面，學生宣稱他們的出發點，是基於對人民社會的關心；他們的一些行動，是基於人道主義精神作出來的。他們的活動並不危及現有政權，也不會爲新大學生會或其領袖帶來政治權力，所以不應被視爲干預政治。到底誰是誰非呢？這里我們把一些報紙所沒有報導的，或報導得不完整的事實，以文字及圖片的形式羅列出來。希望讀者對新大學生會近年來的活動有一個較完整的了解，從而作出正確的判斷。

反巴士加价运动

二月二十日　新加坡巴士有限公司宣佈巴士費增價一角，引起了人民普遍的不滿。新大、南大、工藝和義安四大專學生會聯合推動一反巴士增價簽名運動，共有一萬人簽名。學生代表企圖把請願書呈交給楊玉麟交通部長、但被拒絕。學生文告也未見於報紙



這樣的加價應該嗎？——簽個名吧！

（五月十四日　移民廳人員於女皇鎮一組屋扣留五名新大學生的護照，其中四名是廿八屆學生會理事，學生會以爲這是一種恐嚇和干擾的行徑。）

（六月十三日　新大學生曾金賜和陳明渠被控於六月一日阻撓肅毒組人員執行任務。）

六月廿六日　新大、工藝學生會发表一聯合新聞公報，譴責政府未經審訊逮捕三十一名被形容爲馬來亞民族解放阵线成員的人士。但各報未予刊登

迎新活动

六月廿九日　新大學生會副會長陳華彪在迎新會上演講，指出學生會在大學的決策中並沒有權力，並抗議大學當局增加學費一百元。此舉激怒了校長杜進才博士。后者加以反駁，指責他爲「騙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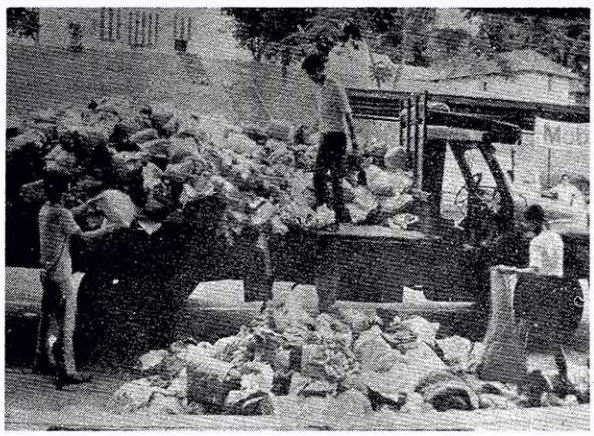
七月　迎新活動一學生會主辦工作營，讓學生到工廠體驗工人生活，又到芽籠士乃及牛車水等貧民區和一些福利機構訪問，過后舉辦文化之夜，反映所見的現象。

七月八日至十四日　舉辦「反迫害週」，抗議廣大人民所受到的迫害，如引用大專法令及入學準證來壓制學生；禁止罷工；壓制新聞言論；以及內部治安法令等。該週里舉辦座談會，討論／大學自主2.報章言論自由3.政治拘留犯ㄠ＂文化顛覆。在一座談會后，他們也當場爲政治拘留犯家屬籌獲六百餘元的捐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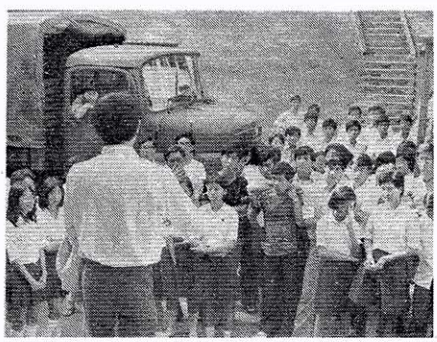
救济孟加拉灾民运动

八月二十六日至三十一日　新大學生會展開救濟孟加拉水災災民運動，動員了學生約五百人到全島各地收集救濟品，獲得人民的熱烈支持。成績：四十二輛羅哩的救濟品，現款二萬六千元。

只有窮人才了解窮人的痛苦。



物輕義重，献給孟加拉受苦難的人民



青年與學生是更富有同情心的。

九月十五日至廿二日　新山達昔烏打拉「非法」居民受到無理迫遷，居民向馬大學生會求助，新大學生也參與其間，十八日，新大及工藝学生到马来西亚驻新最高專員公署請願，廿二日，兩名新大學生謝揚泰及朱富荣在新山被逮捕。

九月卅日　新大學生會召開緊急會員大會，討論新山事件及学生會將來的方向。會上一批學生建議對陳華彪投不信任票，結果不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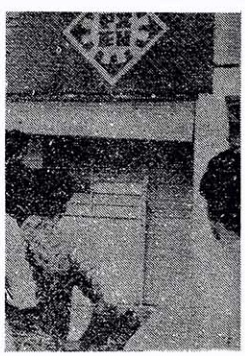
十月　新大學生會第廿九屆理事會正式成立，陳華彪担任會長。較早時他以一千八百票（歷來最高數）當選爲會長。

美国遊艇厂事件

十月廿三日　裕廊工業區美國遊艇厂在十月十八日宣佈無薪停工二星期，廿三日，約二百名美國遊艇廠工友聚集在裕廊新興工業工友聯合會 PIEU 會所，要求工會替他們解決停工的問題，PIEU 秘書長彭由國答應於三十日給予答覆。新大學生到場收集資料，其他工廠工友也到場支持。

新大學生會鑒于裁員問題日益嚴重，已成立一個裁員問題研究中心 Retrenchment Research Centre （簡稱 RRC）自的在于：

1. 收集裁員及有關問題的資料。
2. 協助被裁工友
3. 爲學生會日后的行動提供意見。



十月卅日　美國遊艇厂工友約二百名再前往 PIEU 集会，等候彭由國答覆

陈华彪及两名工友被捕

十一月一日　新大學生會會長陳華彪及工友方華龍被捕。另一名工友叶金鳳數日后也被捕。稍後他們被控於法庭。罪名是涉嫌參予美國遊艇廠工友在PIEU 的非法集會及暴動。

十一月五日　新大當局宣佈有人企圖縱火，召進CISCO「工商業保安機構」人員進校駐防。

十一月八日　新大及工藝學生代表企圖向總統請願，要求釋放陳華彪及兩名工友，但未能獲总统接見。

十一月九日　外交部長拉惹勒南在國際校友會的四週年晚宴上演講，指出有兩種人一本地的共產黨和非共產黨人企圖利用世界經濟危機及我國經濟困難來破壞新加坡獨立的概念。

十一月廿五日　外長拉惹勒南在東南亞研究院主催的「新加坡的趨勢」研討會上演講，謂一群 個人和集團正在進行非共顛覆活動，他們把新加坡形容爲一黨專制國，少數民族受迫害，並主張新馬重新合併。

十二月三日　新大學生會金賜和陳明渠在法庭被控阻撓肅毒組人員執行任務。

校園內兩名武裝CISCO人員

不要空喊正義，爲正義而行動起來吧！

六名星大学生领袖被驱逐出境

十二月十一日　内政部发表文告，驅逐六名新大外國學生：陳月清、謝揚泰、朱富榮、蔡崇來 、徐漢光和蒙漢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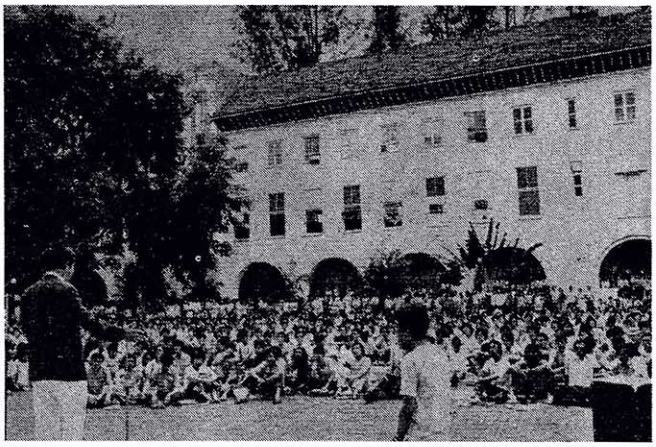
新大學生會會長陳華彪及兩名工友方華龍、葉金鳳開始在地方法庭受審。

学生罢课 48 小时

十二月十二日新大約四千名學生在校園內集會抗議六名學生被逐出境。學生會向校方提出十項要求。其中包括。

1.要求校方在內部安全演習期間阻止武裝及制服人員進入校園。

2.要求准許六名學生回校就讀。在學生的集會上，新大副校長柯雷芝納向學生保証警察將不會進入校園。



新大校長杜進才博士在向學生們談話

十二月十三日　新大學生繼續舉行集會抗議學生被政府無理驅逐出境。

十二月十四日　新大校長杜進才博士向學生發表談話。謂工商業保安機構人員(CISCO)將永久駐星大，以防止校產被破壞，並謂若移民廳允准六名被逐學生重新入境，則允許參加考試。

十二月十六日　新大學生會號召學生罷課四十八小時，抗議政府無理驅逐六名學生。學生也同時分發傳單給公衆人士，並在校園內砌立紀念碑以紀念此事。

移民廳發表文告，指出徐漢光下落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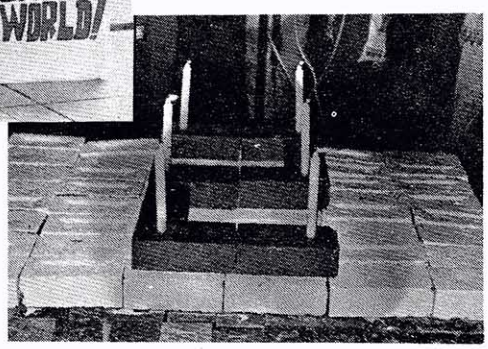
十二月十七日　新大學生十五人代表企圖謁見內政部長、結果不成功。

十二月十八日　徐漢光通過錄音帶與信件向同學發表聲明。

据未証實消息：馬來西亞警方拘留四名被驅出境的馬來西亞籍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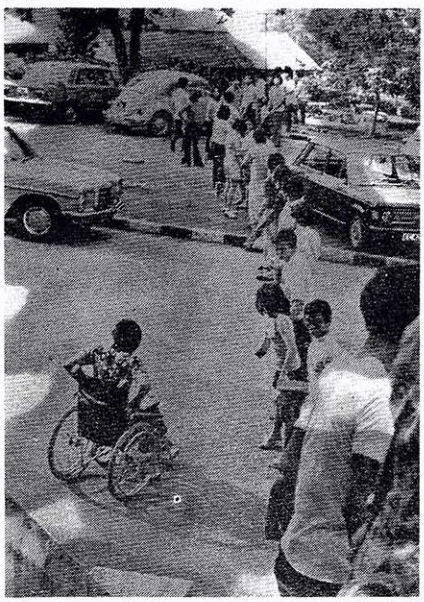
學生們的心聲

紀念碑上的 S—SOLIDARITY，象徵着團結一致



校園內張掛着的標語及布條

肩並肩、心連心，大家共同把磚送



十二月二十三日

内长蔡善进以书面答覆新大学生会秘书呈函。

十二月二十八日

新大学生会再呈函内长，答覆部长在二十三日发表的书面声明。

民意收买记

戴戈

某案件審訊過程中，某組織以每人每日三十元的價格，收買了一百多人，穿上制服，戴上該組織的會徽，天天在法庭外糾集，以表示「支持」。這些人在「該組織的人」來到法庭時，就列隊「歡迎」，場面之肉麻，實令人不忍卒睹。

這個組織的頭頭，或者是他們背后的頭頭，大概是金錢萬能主義者。他們以爲民意是可以用錢買到的。以爲花了一些錢就可以把事實歪曲過來，可以洗掉不干不淨的底子。恰好相反，你越想用錢收買人，製造「民意」、「輿論」，就越顯得欲蓋彌彰，人家越看透你的底子。

整個案件的審訊過程若長達三十天，每天三千元，則要花上九萬元。想想這麼一筆龐大的款項該有多少更好的用途啊！用它們來接濟被裁的工友，帮助他們暫時渡過難關，至少對該組織來說，也還是「名正言順」的，何況這又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情呢？

要不然也該爲自己着想一下，把一部份錢拿出來買一些有價值的歷史書，研究研究，看看自己是怎樣開着歷史的倒車，違背歷史的潮流，快快悔過自新，痛改前非。這樣還不失爲一個好辦法。

最后，還有一點令人不得不關心的問題：這一大筆錢是怎樣來的呢？——羊毛出在羊身上——大衆的血汗錢，這樣的花法是應該的嗎？

闲谈中国知识份子

山人

知識份子的嚴格定義很難下，一般來說它是指具有高度文化水平，在知識領域中有所專長，並以之謀生的人。在從前的中國則叫做「讀書人」或「士人」。

在原始社會裏是沒有「知識份子」的，那時人人都要參加生產勞動，或打猎，或捕魚，或採果蔬。大家一天到晚「奔波勞碌」，只是爲了飽肚子，吃飽之后，倒頭便睡。既沒有私有財產的觀念，也沒有什麼勞心勞力的區別。

后來人們從打猎採食的經驗中學會了畜牧與耕種。於是生產力便大大地提高而有了剩餘的食物。因爲生產方式的改變，社會的組織形態也跟着起了變化。私有財產的觀念產生了。一部份人把另一部份人當做奴隸，强迫他們勞動，並剝奪他們的勞動果實。奴隸主們爲了維持他們的統治地位，也爲了自己可以過得更舒服些，就把奴隸們生產的剩餘糧食拿來養活一批帮閒的人。這些人負責管理，記賬，占卜，祭神，療病等。他們依附於奴隸主，帮忙奴隸主壓迫奴隸，剝削奴隸，過着不如奴隸主却遠超過奴隸們的生活。這些人就是歷史上最早的「知識份子」。他們是隨剝削制度的產生而出現的。

再后來，封建社會取代了奴隸社會。在封建社會裏，生產力得到了新的提高，知識份子的數目也因此大大地增加了。

中國的封建社會始於周朝，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知識份子也出生於周朝，種五穀不如老農，種蔬菜不如老圃的孔子花了大半生的時間奔走于諸侯之間，找機會爲他們出力。最后年紀大了，跑不動了，就在家裏教學生忠君。畢其一生，孔子都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看事情，爲統治階級服務的。他的一套「君君臣臣」的思想后來就成了中國封建帝王統治的理論基礎。春秋戰國時的諸子百家爲中國創造了一個絢爛的古代文化。但是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都是爲封建王侯服務的。

經過秦始皇「坑」了幾年「儒」以后，「士人」的社會地位在漢朝有了進一步的提高。一個讀書人只要肯爲封建統治者服務，就不愁沒有錦衣華服，揚眉鄉黨。諸葛亮知道一些天文、地理以及治亂興亡的道理，雖然他「不求聞達于諸侯」，劉備却要三顧茅芦，把他請下臥龍崗去「輔佐王業」。千古以來的中國士人，幾乎一致都認爲這是一個讀書人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而這最高境界便是「輔佐王業，「輔佐」者，「帮閒」之謂也。

魏晉南北朝的時候，佛學與老庄思想盛行，許多（但不是多數）士人不再追逐功名。他們反抗權威，反對約束。有的隱居田園，詩酒自娛。有的求仙煉丹，談玄說理。有的荒于酒色，放縱情慾。各求「人性的解放」眞是熱鬧極了。這些人與今天資本主義社會裏的Hippies，很有些相似的地方。他們在政治上不爲統治階級直接服務，但在經濟上，却

寄生于勞動人民。

唐朝以后，科舉制度確立了。讀書人的社會地位也就確定了。封建帝王爲了要鞏固他們的統治，盡量地用功名利祿來籠絡讀書人。＂朝有俊彥，野無遺賢＂便是封建帝王的口號。不論是在朝的還是在野的，只要你肯乖乖地走功名的＂正路＂，就能享受到特權。一個士人卽使還只是個剛才進入官學的生員，就可以從國家領官費官糧，出門可以穿與一般老百姓不同的衣服，走在路上別說小老百姓敬畏，就連官府也不敢隨意抓進去打板子。如果再中了舉，派了官，那可就更是要揚眉吐氣光耀門楣了。一任或幾任官做下來，囘到家鄉置田購產自然是不在話下，對讀書人說來，這些美好的待遇都是因爲＂皇恩浩蕩＂的緣故，很少人想到，如果沒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小老百姓，如果沒有人春耕夏耘，如果沒有人紡紗織布，如果沒有人堆磚砌瓦，連皇帝他老人家自已也要沒得吃，沒得穿，沒得住，還拿什麼來賞賜這些＂士人＂呢？當然，官做大了，俸祿厚了也會有麻煩，萬一那天話說溜了口，奏章寫溜了筆，觸怒了天顏也不是好玩的。重則罪誅九族，輕則流放邊疆。不過當時的讀書人到底還不夠聰明，居然沒有想出＂虐待知識份子＂這樣動聽的口號來。

一千多年的科舉取士制度，使絕大多數的知識份子在主觀意願上和客觀事實上都走上了爲封建統治者幫閑並隨同統治者剝削勞動人民的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正是說明了讀書人幫閑剝削的雙重特性。

當然，知識份子也有理想主義與人道主義的一面。歷史上不乏自動放棄＂榮華富貴錦綉前程＂的讀書人。他們之中，消極的隱居田野，埋首不問世事。積極的便搖動筆桿爲勞動人民鳴不平爲小老百姓伸冤。每遇到飢饉荒年，農民起義的時候，總有一些讀書人參加造反。這些造反的秀才　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另一個典型，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裏，他們爲數並不太多。

近百年來，中國社會因爲帝國主義者的侵凌而起了巨大的變化，在這段動盪的時期中，革命性的知識份子逐漸增加了。他們眼見民生凋敝，國家將亡。于是他們要革舊傳統的命，革皇帝的命，革社會制度的命。他們掀起了維新運動，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歷史浪潮。但是受了歷史的客觀條件的局限，他們仍然不肯革自已的命。他們仍然過着＂五穀不分＂式的生活，懷着＂士爲萬民之首＂的意識形態。

歷史的洪流不可阻擋，革命的火花無比熾熱。一九二一年，一群背叛了自已的階級，肯革自已的命的知識份子把革命的火炬交給了工農大衆。從此，工人農民便成了革命的主導力量。

經過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一個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出現了。過去爲封建地主，官僚買辦服務的知識份子（據估計大約有五百多萬，佔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一弱）面臨了一個選擇。是改爲工人農民服務呢？還是繼續爲資產階級服務！絕大多數的知識份子選擇了前者。

如何才能最好地爲工人農民服務呢？這就需要知識份子與工農大衆結合，熟悉工農的生活，工作和思想。爲了要了解工農大衆，知識份子就必須到農村到工廠去，這就是所謂的＂下放＂。

舊知識份子都是受資產階級教育的，儘管他們是願意爲工農服務的，他們的世界觀却仍然是資產階級的。通過在工廠和農村中的勞動，通過學習，一個知識份子可以逐漸地站在工農的立場工作，接受工農的世界觀。這就是所謂的＂勞改＂。

爲了減小勞心者與勞力者之間的差距，爲了矯正過去讀書人不務實際的習慣，爲了盡快地剷除封建主義思想和資本主義思想在新社會中的影響，爲了建立鞏固與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相調和的意識形態，中國訂立了＂知識份子工農化＂的政策。＂下放＂與＂勞改＂是實行這個政策的兩個重要手段。

通常＂下放＂＂勞改＂是用和風細雨式的方法進行的，是先要一個知識份子認識到自已有＂下放＂的必要，有值得改造的地方才進行的。下放的時間有長有短，有些人可以到工廠農村去看一看，轉一轉，這叫＂走馬看花＂。另外一些人在工廠農村裏住幾個月，在那裏作調查，交朋友，這叫＂下馬看花＂。還有一些人可以長期住下去，比如兩年、三年，或者更長一些時間，就在那裏生活，叫做＂安家落戶＂。

總的說來，中國的這個政策是非常成功的。千千萬萬舊社會的知識份子都已經從勞動中體會出了人生的眞正意義，獲得了世界觀的改造，最近大家常聽到的吳文藻、謝冰心、錢偉長、馮友蘭等便是較出名的例子。

「中央日報」曾刊登過這麼一個消息：＂共匪虐待知識份子，竟强迫下放干部挑糞＂。糞是臭的，誰也不會特別喜愛挑糞的工作，但是在抽水馬桶還不十分普及，化學肥料仍嫌不足的中國，糞總是要有人挑的。農民們已經爲城市的居民挑了幾千年的糞，都沒有人說他們受虐待，爲什麼知識份子偶爾挑一下糞就是被虐待呢？就在刊登這條消息同一天，台灣不也是有上千的農民及水肥隊員在做挑糞的工作嗎？「中央日報」的編者可敢說出來是誰在虐待他們嗎？

新中國的知識份子不必人人挑糞，也不必天天挑糞。但是如果誰還以爲挑糞是羞辱是被虐待，那麼臭的髒的不是糞便，而是他腦子裏的思想。

火的道路

李小燕

在沉重的日子里，我想起了你……

是淚的回憶？是血的回憶？抑或是一頁刻滿仇恨的血書？翻開日記簿，幾行豪壯的贈言燃起我心中的火！

一手舉起大鐵錘　敲破舊世界
兩腳橫跨七洲洋　踢翻黑世紀

我記得，兩年前的一個夜晚，我們睡在同一張床上，頭貼着同一個枕頭。你以先輩們的壯烈故事，燃熱了我冰冷的心。我躺在你身邊，聽着你的呼吸，聽着從你口中流出的豪言壯語。半夜里，我睡夢中醒來，眼角淌着淚水，回想着你底火般的語言。我彷彿感到血液在我的脈膊中熾烈地燃燒。第二天清早，你輕輕地推醒我，在我耳邊說道：「伙伴，我走了。」我望着你充滿友愛的眼睛，心里感到說不盡的惆悵。我扯住你的手，用幾乎是乞求的聲調說：「留下來吧，留久些吧。」但是我知道，你決不能因我的哀求而耽擱了你所要做的事情。你拍着我的肩膀，咀邊掛着微笑，不安地說：「不，不能，下次吧，」我望着你，像望着一個久別的親人，眼睛久久不肯離開那親切的臉孔。你匆匆地收拾了簡單的行裝，我默默地打開日記簿，要你留下幾行作爲紀念的贈言……

而此刻，我把日記簿貼在耳邊，就彷彿聽到你那熟悉的聲音……不，不是偶然，也不是巧合。在苦難中站起來掙扎的人們，總是會相遇在一起。

四年前，在鄉會里，我們種下了永不斷的情誼。那時，你已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倔強戰士，而我是一個不滿廿歲的年青伙子，有着過多的牢騷和悲憤。然而，年齡的距離彷彿使我們的友愛更深。認識了你，我認識了前此的幾個熾烈的年代。你從那親身經歷的動人心魄的先輩故事激起我的眼淚。你說的舊事將永遠滾盪在我的心坎。你描繪的幾十萬人的隊伍將使我永遠永遠地嚮往。戰士沒有眼淚，這是一派胡言。多少的夜晚，我看到你眼眶里的淚光，也許你在懷念着你的戰友，他們爲着祖國的自由和幸福，讓自己的生命化爲壯闊的波濤！

然而，戰士的眼淚是力量的化身。多少的眼淚就有多少的仇恨，多少的戰斗……

你生長在貧困的鄉村，出了娘胎就失去了父母。你沒有童年的歡樂，更沒有童年的快樂回憶。捱過了無數的苦難，受盡了無限的折磨，生活剝奪了你的青春，也帶走了多少的歲月。終於，伙伴找到了你，他們把你帶上一條燦爛的道路，讓陽光照在你的身上，使你永遠朝着火的道路……在共同的崗位上，你始終是一支火把，燃燒着伙伴的心。你把鄉親的苦難當做自己的苦難，你把伙伴的淚水當做自己的淚水。你說的是鄉親的語言，踏着的是鄉村的泥土，而鄉親們就把你當做他們之中的一個。提起你，鄉親們就翹起姆指把你當做恩人。孩子們遠遠地看到你，就親切地喊出你的名字。伙伴們不會忘記你對他們的關懷，在他們心中，你的名字閃耀着金光。

誰能忘記那些日子？是火的燃燒，是血浪滾滾的海洋。受苦的鄉親人沉默中站起來。他們在故鄉泥土上插了一面鮮明的旗幟：反迫害，保國家。在人潮洶湧的廣場上，你的聲音滾過人們的心坎，燃起他們心中的火種。而躲在陰暗角落里的敵人却爲着你的怒號而心慌！

在一個陰霾的早上，村里開來了一個「拆屋隊」，要動手拆掉鄉親們辛苦建立起的家園。聽到消息，你連臉都不及洗，帶着一對通紅的眼睛，赶到現場。鄉親們還跟着敵人掙扎；爲了家園，爲了他們深深愛上的土地，他們流了血，讓鮮紅的血染在他們深愛的土地上。「誰！誰敢拆！」你的聲音敲破了敵人的胆。他們發呆地望着你，好像望着一座永遠推不倒的大山。

「哼，誰敢拆！」你指着聚集在周圍的憤怒的人群。他們的臉上嵌着仇恨，只要你一揮手，他們就會像衝破堤岸的急流，把敵人捲送到老遠的地方。敵人看看你，又看看憤怒的人群。他們發抖了。於是鄉親們高高舉起勝利的手，又再一次念着你的名字……

二月里，滿天的烏云。白天，太陽失去了光彩，夜里，天上沒有月亮星星。

「警惕啊！」伙伴們關懷的對你說。你感激地答道：「不，我決不能放下工作，火的道路是永遠的……」二月的一個夜晚，他們把你扣上手銬。伙伴們都噙着淚水，在你肩上披上一件寒衣，你低聲地說：「保重了，伙伴！」等到他們把你帶走后，伙伴們還遠遠地聽到你那雄渾有力的歌聲在村野上飛揚！

圍牆算什麼？它能關住你的肉體，却不能關住你的心！鐵窗算什麼？它能把你的青春折磨，却不能毀掉你的信仰！失去自由的你，却活得更堅強！然而，他們爲了要從你身上獲得消息，不惜地摧殘你的生命。爲了伙伴，爲了信仰，爲了永遠的火的道路，你緊閉着口，不讓他們奪去你的靈魂。就在一個陰黑的夜里，他們動用了屠刀……

而第二天早上，他們無恥地演了一齣假戲，要想洗去他們手上的血漬！伙伴們永遠地把你的名字記在心里。提起你，伙伴們禁不住熱淚奪眶。他們在你住過的地方献上鮮花。他們在你的遺像前舉起拳頭，誓言走着你的道路，火的道路。而我，呵，伙伴，讓你的贈言永遠響在我的身邊。

（編者按：來稿曾作若干修改，敬請作者見諒）

续上期

民心爭奪戰

译自『李光耀的新加坡』第四章　　阿海

他們和他的決裂是自他成了總理后便一直在醞釀着。他們有許多同事被林有福的政府關進牢里現在還沒有被釋放雖然李氏在競選前誓言要釋放他們。至于那些已經釋放了的却在一個李氏設法通過的法令下失去了公民權。同時李氏一面拒絶把職工運動統一起來却一面嘗試要建立一個職工會的霸權來和左翼對抗。政府對于華文教育也百般爲難。現在親共份子的最后一關便是李氏和東姑所串通的星馬合併。

左翼勢力尙不知這一關是李氏特地爲他們安排了的。于是他們突然的停止支持行動黨在安順區補選所派出的競選者。據行動黨一位發言人說，七、八十巴仙黨的工作者在宣傳運動中途『放下工作就走了』；雖然那時他們還沒有退出行動黨。

李氏成功的使親共份子不承認黨。但就如芳林那一回，他又失算了，行動黨並不能以合併這個被認爲是受人支持的政治綱領而獲得勝利。左翼勢力證明了行動黨一旦缺少了他們便失去了對選民的號召力。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五日投票的當天，行動黨一位巴士剪票員出身名叫莫哈默，阿旺的競選者只獲得了區區卅七巴仙；大衛，馬紹爾在最后一分鐘獲得了左翼的支持而成了勝利者。

李光耀和他的行動黨三個月來接連兩次的失敗，可以說是政治生涯中的最低潮了。安順區的失敗特別令人難堪。首先，因爲李氏是以星馬合併作爲綱領；第二，因爲他特地要利用這個來和黨內的親共份子絶裂；第三，他曾暗示如果安順補選失敗將意味着他的繼續執政是『非道德的』。在補選的前夕，黨機關想起芳林的『判詞』，如此寫道：一個民主的政府無論好或壞，如果失去了道義上的權威來執政，在長遠來說是不能有成績的。『通過安順補選　最主要的是要說服我們自己，我們一般上還是受人民支持的。』

當安順補選的結果是相反的時候，李氏機敏的改變戰術，現在變成是：我們決定不放棄我們的地位以避免黨和政府落入那一堆人的手中；那些人所要作的事並不是人民在選我們出來時要我們做的事。

道義就是這麼一個微妙的東西，李氏意識到，就算是暫時的下台在那時的環境里對他也將是整個政治生涯的致命傷。於是他坐穩交椅不下來，渡過了芳林、安順和其他一切，一直到整個體系已到了一個再也無法令他下台的階段了。

緊隨着安順補選的失敗，李氏決定把這個黨內爭執着的合併問題提到立法議會。在黨內，左翼受到了大部份支部的支持，但在立法議會中，李氏却得着更多的支持者。這是像老李這種精明老練的人所會採用的攻勢。

在立法議會中他不只是一個多數票而已。他要的是公衆對左翼產生一種不信任和恐懼的心理，以便在時機到來時可大舉進攻。他的第一炮便是指摘英政府和親共份子陰謀推翻行動黨的政府。同時，杜進才也以宣佈將分批釋放剩下來的囚犯來收買人心。在同一個時期，一份被形容爲秘密文件的資料也公開了，顯示了林清祥是共黨的前鋒部隊。

這些做法使到李氏對左翼所作的鬥爭更加精采動人了。加上李氏一面喜歡把自己看成是和一些陰謀者進行一場持久的戰鬥，這些都使到老李偉大起來。他天花亂墜地暗示着一個『全權代表』在新加坡推行着一個不吉祥的陰謀，他草木皆兵的對顚覆性的陰謀，共黨代理人，英國間諜給予詳細又生動的描述。他從不停下來想一下英國那會認眞的把新加坡當作一道上等好菜似的奉給共黨份子呢？這是不可思議的。

他的黨員也不完全相信他，在立法議會中的五十一名議員中，廿七名投票贊成政府的行動，但這個結束的意義不只在它是一個勝利而是李氏可以順理成章的完成孤立左翼的計劃。至于左翼勢力，由於在安順補選時不贊成政府的官方政策，當然不能在這個信任票上表示支持政府，雖然在立法議會中他們仍然坐在政府這邊。於是十三人——包括左翼的中堅份子棄權。

這是李氏和那一批曾在他崛起時給他政治力量的人第一次正式的分裂。現在他們已永遠脫離行動黨了，李氏可以開始清理門戶以鞏固他自己的權力。

在左翼脫黨的時候，他們有力的展示他們的力量。於一九六一年七月廿六日，他們組成了一個以林清祥爲秘書長的新政黨，名爲社會主義陣綫。對這個新政黨的支持可以說是一面倒的，差不多七十巴仙的黨員跳槽而進入這個新黨。幾乎每個支部都落入社陣的手中。行動黨的總部只有三、四人留下，整卅人加入社陣；行動黨留下還不到一個骨架，但李氏並不担憂這些，因爲他有一個更加好用的機關——政府。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黨和政府幾乎分不開了

。黨中堅份子的身份仍然保留，但一般上由機關執行的工作都由政府部門執行。自一九六一年的分裂后，李氏的行動黨從來沒有認眞的要使到它成爲一個受群衆支持的政黨。因爲李氏並不需要這種政黨了。

對于林清祥和他的社陣情形就不同了。他們最少也有一個大困難；那便是向人民交代爲什麼他們一路來把李氏推上台來。林清祥在社陣成立后立即在報章登出的一封信中清清楚楚的指出：他並不是共黨或任何人的前綫，他也指控李氏想要把他從他的同事中孤立起來。一方面把他形容爲前綫以中傷他，另一方面又邀他加人李氏的政府做一個國會秘書；以便使人認爲他和李氏的政府是一夥人。『既不讓我參與黨和政府的事務，又要利用我做政治秘書以製造一個工人和政府合爲一體的印象。』

林氏曾說過不能讓這個謊言說得太久，但他似乎不知道已經太遲了。現在李氏已有了執法的權力，對付他們更是如虎添翼。於是李氏機靈的將他們擺脫。

很快的局勢便明朗化了，社陣唯一的力量便是群衆的支持而領導層却缺乏經驗和機敏。一位社陣發起人這麼說道：我們一組成便開始了我們的失敗。當社陣在合併的法律條文中迷失時所表現出的矛盾很快便成了總理的武器。另一方面李氏一直是抱着一黨的立場，再加上政府具有效能的各種表現，社陣能做的只是等待一九六四年大選的到來；希望屆時能獲得政權。

李光耀却打着另一個主意，他目前在立法議會中所贏得的多數票是他的一個强處。他必須儘早的利用並發揮這個强處。行動黨的領袖打算以合併作課題來一個民意測驗。當馬來亞和英國聯合宣佈馬來西亞聯合邦將于一九六三年八月正式誕生的時候，李氏知道不可錯過的機會來了。他便決定在一九六二年九月一日舉行民意測驗。

宣傳工作進入密鑼緊鼓，部長和國會議員們每晚都通過群衆大會來向公衆解釋合併的重要性。李氏也在一個月內通過廣播電台作了那十二篇有名的演講，揭露了他和共產黨代理人的對抗，共產黨的地下活動和行動黨內部的鬥爭。這就是所謂人民思想的戰爭。這場戰爭大體上是就事論事的讓人民分辨是非，但重要的一點是大衆傳播工具是被一邊壟斷了。許多報章都事前被馴服了，電台更是政府的左右手。於是這一場人民思想的戰爭中，只有行動黨擁有作戰的武器。

儘管如此，馬來亞和英國仍然非常担憂李所決定進行的民意測驗。他們担心在新加坡佔大部份的華人會重演芳林那一幕並投票反對合併。可是李氏從芳林和安順吸取了教訓后不會再讓投票阻撓他目的的達到。結果那些華人沒有機會如此做。

這個民意測驗並不是民主的那種。

李氏把三個而其實是一個的選擇提出來：㈠據新加坡政府白皮書的條件而合併；享有教育和勞工的自治權。㈡以馬來西亞其他各州相同的地位和公民權利相等的條件下合併；㈢以不差過汶萊的條件合併。

這便成不是一個『合併與否』的問題了。三個選擇中后者是不可能的因爲汶萊加入的條件那時尚未達致協議。第二個和第一個又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新加坡人根本就只好投政府的白皮書一票了。

投票是强迫性的。那些不同意政府的只有一條路：投空白票；但李氏又說，所有空白票將作支持政府論，並且如社陣所指控的，『通過街頭巷尾散播謠言，謂投空白票者將被政府查出來而帶來麻煩。』這指控是基于選票上有號碼標記着並且選票將在投票日后保留半年的事實；它使到在理論上政府是能夠查出每一個公民如何的投他那一票。政府從來就不曾出此下策，但單是這個可能性的存在便走以對每一個選民造成一種威脅。人民時常担心着引起政府的不高興，所以在李氏掌權的年代中，一直對選票箱的秘密性抱着懷疑的態度。

於是政府當然在這個民意測驗中獲得勝利。在投下的四十一萬七千四百八十二票中，有卅九萬七千六百廿六票支持政府。但李氏對于竟然有高至十四萬四千零七十七，忽視他的警告仍然敢投下空白票一事非常憤怒，接着下來，他把一批人監禁——包括政治工作者，大學活躍份子，記者，公衆人士，這些人利用憲法中所允許的有限途徑來反對合併。

雖然合併已成過去，但這些人仍然在監獄中。從這次的民意測驗和緊接而來的鎭壓，說明了李氏執政了兩年后的已準備放棄那些民主的撈什子，以實現他的願望。

這是一個一旦開始便很難停止的過程。在一九五六年，李氏在野時，他親自對它做了一個生動的描述：『據說這就像做愛——第二次總是較容易。第一次或許有着良心的譴責，某種犯罪感。但一旦踏上這條路，一再的重覆，你對進攻以及進攻的範圍也越來越厚着臉皮地干下去了。』他變成了他那時所指責的那種人的一個傑出的例子。

李氏等待他的時機以利用行政權力把社陣的領袖一網打盡。這是明智之舉，在一九六一年的不信任論爭和他那一系列有名的廣播中，他坦白的解釋爲何他沒有『嚴厲地對付』林清祥和其他親共的頑固份子。這並不是由於立即的逮補是不民主的或不經審訊的拘禁是不合法的。而是由於當英國在新加坡倘擁有最高的權力時進行逮捕政治對手是會被看成是英國的助手而令人反感。

前任的林有福政府正是因爲這樣做而在人民眼中失

去聲望。

可能李氏也認爲左翼正是想製造這樣的一個局勢。於是他說：『只要英國的勢力在新加坡仍然佔優勢，那麼武裝的共產黨員和武裝的殖民地主義者一旦發生衝突，我們決不可插手。共產黨員是能夠輕易的引起嚴重的暴力和動盪不安使到英軍不得不加以干涉和由一位英國將軍來掌權，如果我們不引退的話，我們將被指爲殖民政權的丑角。』

李氏忘了在芳林和安順丟臉的事了，再加上這次民意測驗的成功，使到他迫不及待的在民意測驗后三天立刻上廣播電台：『在九月一日之前，任何強硬的作法都會被說成是法西斯式的鎮壓。九月一日已過了，我肯定你會要我做那些對整個星馬的安全和幸福有利的事了。』很明顯的，他是認爲自己無法等到社陣在新加坡放棄最后的權力了。

他決定了之后，立刻籌備六三年九月的大選。他可能是認爲馬來西亞會如公佈的在該年八月成立，于是緊接着來一個大選對行動黨將是最有利的。事實上，馬來西亞在九月宣佈成立而四天后便是大選了。

民意測驗的經驗令李氏更放胆的重施故技以使反對黨無法和他抗爭，何況這次的大選不同于民意測驗，因爲這是他第一次和這些曾促成他在前幾次大選獲勝的左翼勢力公開的對抗，他是絕對不能冒險的，這是行動黨和社陣一決雌雄的時候，是鞏固政權的時候，不是搞什麼民主這撈什子的時候，在一九六〇年時，他在立法議會中已說過：『正當地下的勢力正爲權力而鬥爭時，面對這赤裸裸的事實還來談什麼民主的權力，放任的自由主義，自由和人權等，只有使到英校生變糊塗罷了。』李氏當然是不會使他們更糊塗的人。

基于這種想法，總理訂下了六三年選舉的基本規則，這些不只使社陣更加無能對抗也導致國會政黨體制的式微，正式的競選被限定在憲法所允許的最少九天，這大大的約束了反對黨。但爲了萬無一失，政府下令在這九天中慶祝馬來西亞的成立，使到競選的工作只剩下四天半來進行了。

行動黨却沒有受到這些限制，李光耀早在六二年十一月便以總理的身份訪問了各選區。表面的理由是『以保證新加坡政府的表現是保持在所可能達到的最高水平』但每一個人都知道這是政治宣傳。李氏親臨了五十一個選區而社陣却受到競選法令的限制絲毫也不能從事這一類的活動。

除此之外，其他競選的技倆也派上了用場：幾乎所有的印刷所都忙着印政府爲慶祝馬來西亞而要的東西；反對黨根本無法印刷任何競選所需要的宣傳品，而行動黨却早在三個月前便在香港印妥。另一方面，社陣也找不到公共廣場或禮堂以召開競選的集會。當社陣要申請准證以張掛競選的布條時，一向具有高度效率的政府忽然變得非常官僚化。

怎樣的佈置還是不夠；於是連替社陣印刷機關報的印刷所也遭受到『非官方』的壓力。在提名的前三天，職工會註册官下令凍結三個社陣最强大的工會在銀行的戶口。隨着，社陣勢力範圍內最有勢力的兩個團體：住民協會和人民協會被政府下令解散，在一年前，政府曾叫僱主辭去近四百名社陣的職工會重要的幹部，用一位社陣領袖的話來形容，便是像把對手的手脚都綁住，然后把他放到台上依照拳擊賽的規則來進行一場拳賽。

就連李氏以前的敵人王永元也給他帶來不少方便。這位被李氏長期的在言論上清算的王永元組織了人民聯合黨以作爲他個人的講台。

他在國內雖然已沒什麼輕重，但在芳林區却還有足夠的影響力以分散左翼的選票。不知是受到了什麼壓力，人民黨聯合拒絕和社陣做任何競選上的合作而獨自進行，馮清蓮在有關行動黨的論文中指出『謠言到處都在傳說王永元曾去過日本並接受了美國的錢來分散左翼的選票以避免社陣獲勝。』

在新加坡每當競選時，謠言是很常被人用的一個武器。當謠言帶有內幕味道時，它的作用就很有效了。在六三年的大選中最有效的謠言應是所謂一旦社陣獲勝，聯邦軍隊會開進新加坡而且新加坡會被吉隆坡佔領。

有了上述各種保障，李氏仍然不敢考驗社陣的號召力。他見過許多次，這一次他絕不能犯錯誤，於是，早在那一年的年頭，他策劃了那個致命的一擊，把各種可能反對勢力的領袖全部監禁。那是在二月二日的清晨，通過一個名字取得很恰當的『冷藏行動』使到百多人驟然間進入了牢獄，他們包括了新加坡職工聯合會，南大，鄉村住民協會的領袖。

在這行動中被捕的人士當然包括了社陣的林清祥，方水雙，*S. Woodhull* 和 *Jame Puth Wehemy* 這些人被除去，社陣群龍無首，於是成了李氏的天下。

遠在一九五九年，當李氏初嘗權力的甜頭時，林清祥和其他左翼領袖正被英國關在監獄中。他們的號召力給李氏帶來了選票而他們的監禁使到李氏沒有敵手。李氏曾親自向林氏提及他對于左翼的顧忌，林氏也自願被放逐到印尼去。

但李氏堅持在行動黨執政前，林氏和他的七位職工會伙伴一定要被釋放；這時候李氏很可能已有了他的打算，在公衆面前，他再三强調他並沒有出賣親共份子，是他使到那些人出獄；他是公平的，但被釋放的人却不斷的被監視着且處心積慮的被淪爲二等公民。在他們被釋以前，李氏先要他們簽署一項政治宣言以表示對行動黨絶對的支持，但他們却無法成爲幹部會員，他們也得不到公民權，他們

只是在各部門担任政治秘書的工作，但不使他們接觸到一些重要文件以保安全。李氏認爲有一天需要把這些人再監禁起來，現在冷藏行動正是證明了這一點。這是要比讓林清祥自由的逃往印尼來得有保障的一個方法。

林氏在無人知道的情形下，既不審判又不可上訴，足足在樟宜牢獄中關了七個年頭。獨房監禁打碎了他的鬥志，這位曾是才氣煥發的現在却在自殺邊緣。星馬的政治靈通人士都認爲林氏是被迷幻葯所害，令他變得沮喪和瀕於自我毀滅，他終於寫了一封求饒的信要求他舊日的戰友寬赦，到了一九六九年，林氏這封道歉和變節的信已作了大量的宣傳后，這位枯瘦如柴的林氏便從樟宜監獄釋放出來，他在高度機密下被直接送往英國，且大概是在受監視的情形『繼續讀書』。

一九六三年事發時，林氏 並不是沒有準備的。總理在民意測驗中所表現的强硬作風以令到社陣警惕，星馬各地在官方指控有叛徒正策劃一場叛變后都緊張起來，這是根源于 *A·M·* 阿薩哈里在汶萊夢想要奪權的事，阿薩哈里在菲律賓的庇護下宣稱自己是總理但這夢立刻被打破，可是這事件所造成的緊張局勢正是李氏所期待的，他指控林氏和他的伙伴正陰謀要在新加坡起義以和阿薩哈里在汶萊的叛變配合。

六二年十二月對付了在砂勝越和馬來亞的反對勢力，社陣知道接下來便輪到自己了。主要的幹部開始每晚在不同地方睡覺，林清祥和其他領袖也要逢星期六便去戲院看夜場，他們知道警察總是喜歡在星期日凌晨進行突擊的。

新加坡的間諜網——一個殖民地機關，它一路來的高效率李氏都繼承下來——是能夠勝任這項工作的。它追踪幹部們過夜的不同的幾個地方，他們白天的行踪，他們的習慣。這是一個周密的監視，在絶頂的機密下，冷藏行動即由新山發動。林清祥和其他領袖都被捕，但社陣所採取的預防也不是完全沒有用；許多中間和低層的幹部都逃脫了。

現在一切都準備好了，李氏認爲大局已定，但人民行動黨只獲得四十六點九巴仙的選票，這相當於五十一席中的卅七席，在群龍無首，又無從競選的情形下，社陣獲得卅三點三巴仙的選票，即十三席，如果是在更公平的情形下競選，一般上都認爲社陣可以獲得廿一到廿七席。

民主的規範對李氏來說連學術價值都沒有了。他自信有能力單獨帶領新加坡走正確的路，他的目標便是要使行動黨能不受到選舉手續的傷害。通過了監禁反對勢力的領袖以及一些他所發明的競選技倆，他達到了他的目標。一九六三年大選是反對勢力通過憲法允許的途徑認眞的向行動黨挑戰的最后一次。從此，李氏再也不給任何人任何機會了。李紹祖醫生，現在社陣的主席，把這些技倆用一個很恰當的名詞總結起來：『合法扼殺』。在以後的競選中，李氏將會鷹瓜地獲得九十九點九巴仙的大多數票；在國會中，反對黨議員將是一個也沒有。對於這個，李氏會生氣地聲明自己的無辜，並且對那些能夠負責任地反對政府的人的消失，公開地悲嘆。

社陣本身的錯誤促成了反對勢力的沒落。它太過依賴工會勢力，而沒有設法打入受英文教育的人群中去。它被認爲是奉行極端主義政策的，因此並沒有得到中層階級及溫和派的支持。它不急於取得具體成就，這與李氏的急於有所表現的傾向，恰好相反。它不能運用高明的手法，使黨員向各處進行滲透，在這方面，李氏却是很拿手的。最重要的是，用兀哈爾的話說，「我們太過低估英國人了。他們絶對不能容許一個左傾的政府。他們扶持了李氏，李氏知道一切都是對他有利的。」

社陣本身的弱點只是助長行動黨湧現爲新加坡的優勢政黨的一個因素。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李光耀政府的廉潔及有效率。在執行工作方面，人們很難挑出政府的錯誤。李氏爭取人民效忠的方法，並不是通過傳統的政黨組織，而是通過提供一個明腳踏實地重視行動政府。他要在長期的有效率中取得合法性。

問題在於，高度工作效率是否能使他的地位牢不可動呢？一個對從英國最優良傳統中學來的社會主義及民主的原則有着堅定信仰的領袖，也許至少會嘗試去實行這些原則。但李氏的想法顯然是相反的，他採用種種專制手法，把所有反對勢力消滅掉。在李氏的看法中，新加坡再沒有其他的人的想法是，或可能是對的。在這一過程中，他獲得的成就是一個一人政黨及一個一黨國家。

根基已經打牢。李氏成爲總理至今不過四年，新加坡至今還不是一個主權國家，但已經是李光耀的王國，權威及榮耀了。

裕廊组曲

吉普寬

多少個年青的詩人
爲你献上千首萬首歌
多少的傾訴
　　多少的思念
凝鍊成斑斑的血跡
　　滔滔的淚河
多少個悽風苦雨的年代
你肩負着千重的鎖鏈
　　萬重的災難
天是黑沉沉的天
　　地是黑沉沉的地
裕廊呵！
你忍受着一切痛苦與屈辱
默默地屹立在祖國西南端
遺落在荒僻的海岸上

裕廊！你那廣袤的土地
遍佈着沼澤
山丘連綿
　　蛇鱷出沒
　　荒草成林

是土地的兒女
勤勞的人們
夜裏披着冷風
晨早凍着露水
用他們的雙手
披荆斬棘
用他們的鮮血
灌溉着每一寸貧脊的土地
開出了畦畦菜園
　　片片漁池
　　處處村落
裕廊河呵！
日日夜夜不息地流淌
婉婉延延流經這裏
用她的乳汁
哺育着母親的土地

自從太陽被烏雲遮蔽
陰影籠罩在裕廊河兩岸
迫遷的通令
　　一月數起
人們含着辛酸的淚水
眼望着——
菜苗兒離開了吐露芳香的泥土

剷泥機掃蕩大地
多少的房屋墻崩瓦碎
多少的漁池塡上新土
人們被驅出可愛的家園
裕廊呵！面目全非
多少的血淚呵！
化成千波萬浪傾倒裕廊河裏
裕廊河在幽咽哭泣

一棟棟廠房平地而起
軋軋的機器聲徹夜不息
一條條平坦的柏油路星羅棋佈
每天每天
　　運貨囉哩川流飛馳
每天每天
　　碼頭上的巨碩輪船迎來送去
送來了資本家的財富
運走了工人的青春、血汗
在板廠、鋼廠、紡織車間.
那一台台織布機
　一細細鐵條鋼管
　　一疋疋鮮艷美麗的花布
　　一塊塊堅硬的三合板
混和着一個個血肉模糊的軀體

帶來了工業鎭的＂繁華盛世＂
工業鎭呵！
這一座用工人的骨骼支撑起來的
人間地獄！
掠奪了工人生命裏的一切

又像廢渣一般地把他們拋棄掉
一群群勞動兒女
在晨光微熹曦里
睜着死魚般的眼睛
守候在機器旁邊
呆滯的眼神凝望着滾動的輪軸
耳邊轟響着機器的吼叫聲
像一把把鑿子敲打在心窩上
一座座牢獄般的車間
困鎖着一個個垂死的生命
拖着沉重的軀體
遲鈍的腳步、垂着頭
等待着漫長夜的消逝
裕廊河呀緩緩流
多少辛酸
　　多少血淚
　　多少憤懣
都在那黑暗的無底深坑裏
　　永遠埋葬

＂白骨精＂化成了漂亮的姑娘（註）
散播着美麗的惑言：
＂我親愛的工人喲！
我們這裏越來越繁榮
你看，你看
工廠這麼多，薪金優厚
福利條件多得數不清
一年有十三個月花紅
有寬大舒適的宿舍安身
我們還有醫生、護士一大把
保証沒有失業漢
藍領前途遠比白領好
許多娛樂場所供你們玩
豪華電影院有兩間
有鳥山、有日本花園
有運動場、有游泳池
去鍛鍊鍛鍊剛強勇猛的體魄
要不然、下坡去
這裏酒吧，那裏舞場

（註）：白骨精——即外國壟斷資本家

新加坡報紙的末日

更有花街柳巷，條條通達
多麼絢燦的不夜城
快把年青的生命來盡情享受
陶醉在他的胸膛！"

工人們不屑地把頭搖
"逛一次鳥山，要兩塊半
是我一天三餐的開支
花園裏，櫻花儘管開得多燦漫
我每天上餐不知下餐
生活毫無保障
那有閒情去觀賞？
赶工加班又加點
累得疲憊不堪
那裏還有勁兒去運動場？
我們有的，僅僅有的是
廉價的勞動！"

裕廊河呵！
你打從那裏流來
　　又流向那裏去？
血淚汚積在你的河床裏
常要冲天而起
你呀你
每天清晨
淚眼朦朧
幽咽哭泣
你歷盡滄桑
你看盡白雲滄海

爲什麼？爲什麼？
你還是唱着這同樣憂傷的一曲

裕廊河呵裕廊河
什麼時候，什麼時候
你才綻開笑臉
　　迎向東昇的太陽？
什麼時候呵？
你才河清有期？

一九七五年一月一日起，隨着「報刊及印務館法案」的實行，新加坡的報紙就將壽終正寢，與世長辭了。

從這一天開始，我們就將進入一個新聞黑暗的時代了。我們再也不能自「合法」的報章獲得我們有權利知道的消息了。

對於這一種基本權利的被剝奪，我們要作出最強烈的抗議！

「報刊及印務館法案」就像一雙魔爪一樣，伸進了新聞界，緊緊地扼在本來就殘喘苟延，病入膏肓的報章上，肆無忌憚地操縱着它們。

此項法案賦予當局無比巨大的權力，讓它控制報紙。它幾乎把報紙的設立、管理、印刷以至於它的內容完全置於文化部長的直接管轄之下。在新的法案下，所有的報館必須由「公共公司」經營，並且包括兩種股份：普通股以及所謂的「管理股」。管理股所佔的比例爲全部股份的一巴仙。任何人欲購買管理股必須先獲得文化部長批准；此外，報業公司不得拒絕發出或轉讓管理股予任何獲得文化部長批准的人。當然，文化部長也可以收回對管理股持有人的這項批准。

爲什麼文化部長對「管理股」及其持有人特別感興趣呢？既然只佔總股份的一巴仙，管理股又有什麼用呢？原來在有關委任或辭退報館里的任何董事及職員的表決上，管理股持有人每擁有一份管理股，就獲得200張選票之多！換句話說，儘管管理股只佔總股份的一巴仙，其持股人的投票權比其他人的投票權總和竟多達一倍以上！可以想像，這些人將成爲報館里面的「太上老爺」，「天之驕子」。

當然，能夠擁有管理股的人都必須是當局的親信。沒有文化部長的批准，這些人是坐不上這個位的。從這里，我們清楚地看到了當局是怎樣控制着我們的報紙的。這一措施配合着其他種種的壓制手段，嚴重地威脅到人民的新聞及言論自由。

然而，這一種新的措施並不會令人感到驚奇。早在它實行以前，我們就已經親眼目睹過許多次對新聞事業所作的赤裸裸的壓制了。對新聞及言論自由的壓制，一向來就配合着整個體系的需要，扼殺了民主的發展。「報刊及印刷館法案」的實行，只不過是把套在新聞從業員的頸上的繩索勒得更緊些吧了。對於開着歷史的倒車的人來說，這樣的行動，是絲毫不足令人爲奇的。

事實上，早在「報刊及印務館法案」實行以前，我們的報紙已經沒有負起報紙的責任了。在高壓之下，有些報紙被封閉，另一些則折了腰，變了形。我們的報紙本來就不曾眞正爲人民服務過。它們並不報導許多人民所有權利知道的消息，不關心人民所眞正關心的問題，也很少反映人民的心聲、痛苦及願望。有正義感的、進步的新聞工作者不是被逮捕，就是在種種束縛之下，動彈不得。在近年來的高壓之下，華文報章可說退了一萬步，變得卑躬屈膝，奉迎諂媚，充滿反動言論。在最近的「美國遊艇廠」事件中，有一家華文大報在沒有派記者到現場採訪的情形下，竟然閉門造車，繪形繪影地揑造事實，散播謠言，企圖使公衆人士對工人及學生產生不良的印象，從而破壞他們所作的正義斗爭。另一方面，唯一英文報章「海峽時報」（其他如「新聞家午報」及「

下新加坡报纸的半旗

國家週刊」，以及馬來文的「每日新聞」、淡米爾文的「淡米爾新聞」等都在這一集團控制之下），由於一向來就沒有改變過殖民地時代的作風，一味爲英國大資本家服務，因此與當局的矛盾並不大，沒有受到太大的壓力，也不曾碰到什麼較大的問題。「先驅報」被封之后，這一集團壟斷了英文報業，更是「暢所欲言」了。在最近的裁員事件中，它堅決地採取了反對勞動人民的立場，甘心淪爲外國資本家的工具。它煞有介事地根據某人的演講，進行了「專訪」。訪問的對象都是一些「工會」負責人、資本家及「社會領袖」等。他們「異口同聲」地指責最近被裁的工人對工作的選擇太過挑剔，太嬌生慣養，不願在沒有冷氣設備的廠房里工作等，然后諸般「警告」一番，要他們識時務一點，整篇「訪談」惡毒地攻擊工人，對勞動人民極盡汚蔑之能事。「新國家午報」在隔天的社論中，也一唱一和地肯定了「工人對工作的選擇太過挑剔」這一指責。此種誤導性的言論是有着很明顯的目標的。它企圖混淆視聽，轉移人民的視綫，使讀者看不清整個裁員事件的眞相及本質，忽略了外國資本家及跨國公司所採取的卑鄙手段，以及「工會」的反工人立場，並惡毒地把矛頭指向工人，罵他們懶惰、挑剔，讓人們產生一種錯覺，認爲工人找不到工作是「罪有應得」的。就這樣把整個事實歪曲過來，忠實地貫徹它爲外國資本家服務的立場。

是的，在「報刊及印務館法案」實行之前，我們的報紙已是這樣的了。新的法案實行后，它們會變成什麼樣子，人們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從今以后，我們還能相信報紙嗎？

我們要爲新加坡的報紙下半旗，要作強烈的抗議。但，我們却不能爲這種新的壓制行動嚇倒。一切的壓制行動最后終歸是要失敗的，對新聞及言論的封鎖及壓制也是如此。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有什麼事情隱瞞得了人民呢？「美國遊艇廠」事件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雖經當局極力封鎖，報紙加以歪曲，但這件事情的眞相還不是迅速地傳遍了全島各個角落？報紙雖死了，但可以預見的是，許多不同的新聞媒介及方式將隨之而興起，取代了一切在控制下的，壓制性的新聞工具。

下新加坡報紙的半旗吧！同時讓我們升起更多鮮艷的旗幟！

编者的话——

可能是最后的话

我們的出版准證將於今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滿期。明年的准證是否能得到，誰也沒有把握。如果當局眞的不能容納這本「站在本地人的立場，從本地人的觀點」（見本刊第四期「編者的話」）去批評本地的事情的雜誌的話，我們只好在下新加坡報紙的半旗的同時，也下雜誌的半旗。而且我們深信，前仆後繼，即使我們被迫倒了，也將會有更多的雜誌起來！

本期的一個特色是採用了許多讀者的來稿，包括雜文和詩歌，此外還有許多來稿由於篇幅所限，只好割愛。

星大學生會最近的一些發展，曾引起公衆人士的注意，但現存的一些大衆傳播工具，只作片面的報導。因此我們在這一期嘗試以圖片，輔以文字，忠實向讀者報導這半年來星大學生會的一些活動，讓讀者看看，星大學生如何走出象牙塔，走向關心社會的正確道路。

「爭朝夕，迎新年」一文，嘗試貫穿東南亞的過去歷史以及最近的發展，找出本地區的政治趨勢。

這一期的譯稿，除了續完「李光耀的新加坡」的第四章「民心爭奪戰」外，還加緊趕工，節譯同書的第七章「鎭壓如造愛」，以饗讀者，在此時此地譯出這一篇文章，特具意義，希望讀者再三玩味。

「月蝕之夜」報導了泰國十一月的農民示威，讀者可以了解到泰國農民的土地問題的嚴重及學生醒覺的一些情況。

至於第一版，我們謹獻給陳華彪、方華龍和葉金鳳三人，以及一切爲正義而斗爭及犧牲的人。如果大家有注意本刊過去的一些言論與報導，一定不會驚奇爲什麼我們這樣做。

出版者：蝸牛出版社
Publisher: The Snail Publisher
29G, Bencoolen Street, S'pore 7.
印刷者：百利达印务公司
Printer: Berita Printing Co.,
51, Jalan Pasar Baru, S'pore 14.